宛委別藏

賢良進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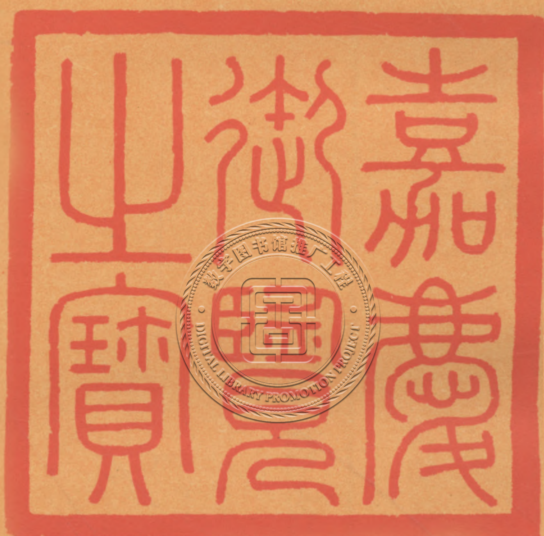
註陸宣公奏議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註陸宣公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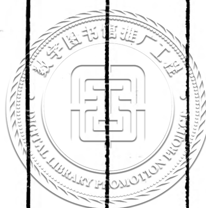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唐陸宣公奏議註十五卷提要

唐陸贄撰贄有翰苑集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惟有奏議宋郎煜注煜事蹟無考卷首載經進奏議表銜題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煜又註東坡文集事略題銜與此相同此編所註惟採經史為多無泛搜博引之失不特選擇得當節錄亦多精審使讀者易見端倪茲從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重刊宋本影寫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註陸宣公奏議序

陸宣公文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過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猶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賫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本傳作調渭尉

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
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
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
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
手嘆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
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
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
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
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以資文德腹
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眞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
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
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

艱難扈從行在輙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譏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舘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内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下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一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内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内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叅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内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茍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

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
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
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
在德宗實録及竇叅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
横議者以公與叅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
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
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
延齡互言公短窄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
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
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
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别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
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

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淡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内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猋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章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説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

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印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効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煜言臣所註唐陸宣公贄奏議
十五卷繕寫成秩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負所學期納忠
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
事情雖殫見聞奚探涯涘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
逆順道存是非大臣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
而射利流弊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
主用心或好順而惡逆明羣下進說必以是而爲非此忠言
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之畧值德
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言不合於理靡一
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
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枘鑿不侔氷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

以聽從逮至小康遽追仇而擯棄主眷明異臣心益堅第知
卹天下之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
中正元之間勸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賢之
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既多識於前言往行道
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贊折衷一語鼓動四方
斯蓋恭遇
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離嚮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德雖盛
尤樂於討論粵自潛藩屢披奏牘惟精惟一固得於問安視
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驗今之次臣自慚魯鈍有愧
師承妄加採摭之工僭釋精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畫
蛇寧免於支離坐井曷窺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

皇帝陛下置座之隅以古爲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政恢江
海之量容納衆言監爪果而賞不妄加念兵食而將不輕用
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爲使毫釐有濟於斯民則
竹帛愈光於前哲具奏議并目録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
聞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

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恭惟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爲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

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
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
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
西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
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
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
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
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

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註唐陸宣公奏議目録

卷之六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卷之十五

其三論長吏以增户口加稅闢田爲課績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一論關中事宜狀

唐本傳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贄少孤特立不羣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會馬燧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以兵窮民困恐别生内變乃上此奏及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帝不能用後有涇原士卒之變贄言皆效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強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

則悖情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剗平忿玆昏迷整旅奮伐海内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愼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輙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見晁錯傳）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

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史平準書孝惠高后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天子以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轉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前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漢武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復徙民以實之燉音屯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唐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凡天下十道置府兵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與公所言頗有異同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

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安祿山傳祿山當明皇天寶間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反范陽十二月丁酉祿山陷東都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尚賴經制頗存典刑彊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初肅宗至平涼閲監牧馬得數萬疋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餱糧其有馬有糧皆此類也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此指安祿山史思明繼有外虞祿山死慶緒繼之思明死朝義繼之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代宗紀寶應元年七月吐蕃陷隴右諸州十月寇奉天武功戰於盩厔王師敗績丙子駕如陝州戊寅吐蕃陷京師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

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十月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甲午車駕至自陝州城邑具全宮廟無釁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郛懲乂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塞謂之防秋尚不能保固封守逼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代宗寶應元年十月辛未吐蕃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二年十月丁卯吐蕃寇醴泉京師戒嚴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寇醴泉京師戒嚴大歷三年九月乙卯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三年八月丁卯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

毒蠚（漢田儋傳云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注云蠚螫也火各切）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旣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吐蕃每入寇或擁兵十萬後合南詔共二十萬攻茂州屢爲郭子儀崔寧常謙光等所摧敗故虜使數至輒留不遣德宗即位再遣太常少卿韋倫歸其俘吐蕃即遣使者隨倫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遂議和好德宗命宰相尚書與虜使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埸不定復令崔漢衡往決於贊普）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口（回紇傳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先是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爲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光晟欲誅之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爲新可汗所誅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凡三奏德宗不許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口盡殺之聚爲京觀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德宗貶光晟爲睦王傳以慰其意）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

實和回紇無憾□□□□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有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窺邊伺隙乘虛徼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晁錯傳兵凶器戰危事也至戒至愼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藩鎮傳李正己高麗人本名懷玉代侯希逸爲節度使始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義輔牙相倚後又取曹濮徐

兗鄆凡十有五州號最強大建中初關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俗叛會發疽死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舊名忠志拜成德節度使賜姓及名於是遂有常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德宗立拜司空後服奴人藥即瘖三日死梁崇義京兆長安人本事來瑱瑱誅衆立爲長代宗因拜襄陽節度使寧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等相結德宗示以不疑加平章事後爲李希烈所敗乃赴井死田悅蚤孤田承嗣將死命悅知節度事俄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德宗立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後與朱滔王武俊李納自立爲王後爲梁從緒所剌

往歲爲國家所信威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

朱滔幽州人乃泚之弟比入朝以滔權知留後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束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李希烈燕州遼西人代宗命爲淮西留後德宗立即拜節度使梁崇義之反拜希烈爲諸軍都統平崇義功爲多

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

正己既死其子納秘不發喪以兵會田悅於濮陽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

寶臣死惟岳繼之

李寶臣死軍中推其子惟岳爲留後求襲父位德宗不許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李正己誅拒命德宗詔朱滔與張孝忠合兵討惟岳

崇義卒希烈叛

梁崇義死李希烈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後李納叛命希烈討之希烈潛與

納爲居盧謀取汴州又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自號建與王惟岳戮朱滔李惟岳拒命朱滔破之取深州德宗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大不平遂與王武俊等同叛瞿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時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皆已亡惟田悅尚在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項將師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唐兵志云德宗即位以白志正代王駕鶴爲神策軍使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鬭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正爲使蒐捕峻切郭子儀之

壻吳仲孺殖貲累巨萬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正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家皆出子弟馬女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筭室廬食貨志云判度支趙贊復請稅間架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貸商賈兩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正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寃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值裁得八十萬緡傾司府之幣設請搉之科德宗紀云大歷十四年七月罷搉酤建中三年正月復搉酤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

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因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強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強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爾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

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邮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税間架搉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摇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

二論兩漢及淮西利害狀

内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藩鎮傳德宗建中三年盧龍朱

滔魏博田悅鎮冀王武俊淄青李納合從以叛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朝廷雖命馬燧等將兵討之猶未平珍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李希烈傳德宗立以希烈為淮西節度使後希烈與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焰熾然建中四年上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曜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簉組升朝薦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聞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魏志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士家丁萬民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甚盛毗曰陛下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

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眦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帝不答起入內眦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眦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從其半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横建武中爲光祿勳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動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光武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還帝嘆曰恨不用光祿之言也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採微言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爲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茍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因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徵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

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畧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本傳云去病爲人有氣敢往武帝時以戰功爲驃騎將軍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願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師者獨四五凶人而已李希烈傳云朱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錢希烈亦自號建與王天下部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詿誤內畜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

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顧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禀梟鴟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闒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鞠距踴之能史蘇秦傳臨淄民無不吹竽鼓瑟六博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云起戰國時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今軍中無事但使蹴鞠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圍可蹋戲左傳二十八年晉文公欲殺魏犨而愛其材使視之犨見使者距躍三百曲踴三百乃舍之距躍超越也曲踴跳踴也踊與踴通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刎頸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

老貲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史平準書漢武帝時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商賈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德宗税及間架又甚於此徵卒殆窮於閩濮時諸將多增益兵故遠如閩濮亦皆征行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别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與

廢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

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曰

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

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

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爾不足徵焉臣

請復爲陛下効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

恒趙青齊迭爲脣齒田悅傳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

同叛納分兵佐悅會幽州兵討惟岳悅乃以兵五千助惟岳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楊朝光攻臨洛將張伾伾固守左傳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今恒趙青齊更相常援故亦以唇齒爲喻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眞李芃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推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德宗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李抱眞救張伾燧乃自壺關鼓而東戰雙岡擒賊大將盧子昌而救楊朝光悅遁保洹水李納李惟岳合三萬救悅淄青軍其左常冀軍其右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出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効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蹶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悅夜奔魏州其將李長春拒不納以須官軍而三帥頓兵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欲自到衆抱持之乃斷髮爲誓悅自視兵械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田承嗣時

舊將邢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固壘羣心復堅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日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拔矣惟陛下重愼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税及百物可

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齎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深切之誡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能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此謂田悅等）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此謂李希烈）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

自□□稱亂首起薊門（逆目傳安祿山營州柳城□也明皇天寶十二年冬十一月反范陽）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爪分河北地付授叛將因承嗣等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故朝廷置之度外自肅宗至德迄寶應凡七年自代宗廣德迄大歷凡十七年至德宗建中四年共二十六年故云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畧（悅既敗於雙岡復敗於亘水乃卑辭厚禮結好於朱滔王武俊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踰藉死塹中者甚衆）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本傳武俊本出契丹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朱滔卒材多疑少決（本傳滔性變詐多端倪）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田悅傳悅既敗未幾王武俊殺李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德宗授武俊常州刺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僞路使王侑許王□說滔合從滔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滔因使王郅說武俊武俊亦喜即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事起無名衆情

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洺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本傳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建中四年既取汝州執李元平卽北侵汴州南略鄧州留其將姚憺戍鄧州復以兵圍襄城意殊無厭兵且未衂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強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

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本傳勉初節度汴宋德宗立以爲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羣本傳李希烈陷汝州德宗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兵萬人討希烈曜還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帝復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曜累勑諸鎭務使協同審音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令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師師救襄城之圍時懷光將朔方兵屯魏與朱滔等相持久不戰李芃還鎭爲東都之援德宗以芃爲河陽三城節度與馬燧等破田悅亘水上復進圍悅並見本傳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思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

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眞李芃三師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本傳云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以晟爲神策先鋒合兵攻悅悅大敗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本傳云時馬燧李抱眞討田悅未克詔李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討悅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托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本傳云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後歸朝爲成德節度使遂有常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惟岳乃其子也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

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寶臣旣畜異志引妖人作讖非置今匝王箄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寶臣大悅旣而異事漏露且誅許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寘堇于液寶臣巳飲即瘖三日死時建中三年也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曰知乘其後長孝忠本李寶臣麾下寶臣死子惟岳反乃歸朝爲成德節度使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遣蔡雄說之孝忠以全軍不交易定介二鎮間秉城固守卒全其軍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反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共謀歸朝惟岳遣王武俊攻之日知詒爲臺檢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刺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會武俊拒命遣將攻趙州日知復破其軍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太原謂馬燧澤潞謂李抱眞河陽謂李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眞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

冗食從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

惟陛下圖之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三 論叙遷幸之由狀

本傳云始帝値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此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逆臣朱泚傳云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鋭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滻水京兆尹王翃使吏供軍糲飯菜者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使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帝與百餘騎出狩奉天賊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爭盜背寶終夜不絶時朱泚坐其弟滔累自鳳翔還京師使中人監其弟賊衆遂推泚爲主泚僭即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乃自將兵攻圍奉天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切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

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令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白□□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

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明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籍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出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蓄收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嗟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筭緡錢食貨志云趙贊請算除陌其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爲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爲率而民益愁怨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

京邑闕鎖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左宣十五年秋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羣

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言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筭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灾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
爲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
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
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
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
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
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於
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
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
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

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綱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

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巳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録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王圖況

陛下稟英姿乘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祅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

四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德宗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乃上此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於魯店遂戰奉天城下自晨止昏賊潰是夜泚引去然京師尚未收復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

切具條録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
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
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
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人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
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
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
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
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
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
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
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

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齊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
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
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
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
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
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
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
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
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
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
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
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

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濆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悦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奬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録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摠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

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凝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泱戾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遥

五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狀既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此奏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輙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欲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

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替奏追兹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曉曉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

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

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己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書在槩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人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徵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湯詩注云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無臣側無人臣謂賢者不用且無陪貳無卿士也烋火交切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曽是莫聽大命以傾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莫者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曽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桑柔詩注云臧善也不施順道之君自謂所任使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察自有肺腸行其中心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見史記商本紀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聦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儆而畏之乎粤自秦漢曁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纘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

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詳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悚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

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即箴規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閤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儒學傳序太宗身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洪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高宗永徽元年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月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以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

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則天紀云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后遂參預國政上不能制高宗崩皇太子即位是爲中宗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似聖三月戊午廢中宗爲廬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皇太后仍臨朝稱制天授元年九月壬午改國號曰周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爲□□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中宗神龍二年改元景龍時韋皇后安樂公主升昭容等用事皆私賣官行墨敕斜封聰明不達元宗弱定大難本紀云元宗乃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爲臨淄郡王庶人韋氏已弑中宗矯詔稱制元宗乃與薛宗簡釗幽求鍾紹京等定策討亂率總監羽林兵會兩儀殿將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尅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

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吉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左傳當時外寵竊國如安祿山兼制三道之類是也玫之威公八年周公欲背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威王威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竊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子儀即子克內寵擅回天之謠當時內寵回天如高力士用事事多專決權傾中外之類是也後漢宦者傳威帝與單超徐璜具援左倌唐衡定策誅梁冀同日受封世謂之五侯超死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禍機熾然歔歔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

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
忠骾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
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畧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
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胷襟忘己應物
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
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
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
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
多含容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畧雄圖牢籠物
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
流弊日久浚恒太深恒卦初六云浚恒正凶王弼注云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則物不能堪雖正亦

凶德宗猜忌太甚故公及此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音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

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還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輙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款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六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是時賊泚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帝以問贄贄乃上此奏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尊號始於秦皇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指朱泚此乃人情向背之

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

七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且

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揔稱之史記秦紀秦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王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前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以言漢家當更受命于天以教夏賀良等尋亦好之乃說哀帝宜急改元易號哀帝久疾冀其有益乃下詔曰皇天降祐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其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

上可以高德於亹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吝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者元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老子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左僖二十四年冬襄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後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賊職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敖其愚而監其理惟明主行焉（此奏既上帝納其言於奉天赦文中併舊號去）

八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興元赦令既具帝以藁付贄使商計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疆其意乃上此奏帝納之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録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其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以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觧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甿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

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朱泚自稱冀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自稱趙王李納自稱齊王滔天僭帝者二竪李希烈僭即帝位國號大楚朱泚僭即帝位國號大秦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烖禱於桑野躬自髠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選應休璉與岑文瑜祈雨書云昔夏禹之口陽旴商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聖賢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

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
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
具别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
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
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
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
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
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
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惜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
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盡
輸愚懇伏聽聖裁

九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録進來冀寧又句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塡委欲與改轉以奬勤勞者承命悚恧顧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訏謨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歡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寖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吳越春秋越王句踐反國五年櫰召羣臣仰天而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躬罹逼愶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

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録徽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難旌別以徵不從則望先録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祇懼之至

十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德宗既追中使諭贄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此疏帝頗采用其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

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

展誠願既免罪戾又爲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録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畧眷特深縷宣容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忠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

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愼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誠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

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

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烝民）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讚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讚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尚

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如魏證每犯顏苦諫太宗輒爲霽威之類）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勑褒揚（如李大亮有佳鷹之表太宗手詔褒美之類）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師心出莊子）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

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弼行仁義之德有
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
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
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
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
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
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
絶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晋文聽輿誦
故能啟霸功（左僖公二十八年）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
庶人之議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
寡俗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

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旣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旣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於以虧天下之理於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愼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

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謟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謟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衒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

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㥘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覲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覲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逄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楚襄王聽讒人之言遷屈原於江南楚益以衰事見史記本傳）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勠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

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爲晉賢臣（檀弓趙文子其中退然若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口文子即武也）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本傳絳侯周勃爲人木彊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張釋之傳云絳侯言事曾不能出口）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本傳宏請罷朔方武帝使朱買臣等難宏發十策宏不得一廼遜謝上）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本傳高帝欲廢太子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

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纊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鄭當時傳云常趨和承意顔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胡臥切）人之甚利存焉犯顔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蔇況有疎隅而勿接又有猜

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雜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顚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

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
廣接下之道開奬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
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
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
惡以招謟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
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媸而妍媸自彰
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奬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
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
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
接下之要備矣其奬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
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
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

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

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徵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十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乃上此奏帝語即命去其榜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左昭四年鄭子產作邱賦渾罕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此二語出大戴王制篇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事見大學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

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衆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王鉷傳云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橫與別賜不絕於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大學云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疋悉付度支以代租賦清風肅然海

内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出賈捐之傳晉武焚裘之事咸寧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于殿前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别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内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

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韻語陽秋云李白古風有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句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云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韓子紂爲象箸箕子怖以謂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爲犀玉之杯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

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左襄二十一年臧武仲謂季孫曰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奉三無私禮記孔子閒居篇云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見光武紀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捐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悋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十二奉天論解蕭復狀

本傳云復字履初衡之子也望閥高華屬名節不通狎流俗扈狩奉天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盧杞對上或諂諛阿匼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

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復爲相方嚴數㖟帝意故居位亟解攺之本紀興元元年正月以蕭復爲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浙江福建嶺南宣慰安撫使是贄奏雖上復竟不留也

右冀寧奉宣聖旨縁國家賦税多出江淮旣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高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卻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德宗建中四年以戶部尚書蕭復爲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

況必是蕭復討曾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若欲得住其意
深不可會卿氏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
去其意何在若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
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亦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
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親屬痛自脩勵慕爲
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
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元忠初相武后有清直名璟剛直之節老而彌篤）
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
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
是安有親承計議退有變渝私謗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
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
稱名流獲踐清口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

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絶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向謾（季布傳云樊噲面謾音慢）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兹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此奏既上帝亦竟不復辯也）

十三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勉（以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裴諝（曾任金吾將軍）孫成（曾任京兆少尹）周皓（曾任

丹延鄜團練觀察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州崔造殷亮李舟以上並任郎官何士幹姚南
仲陸淳沈既濟以上曾任補闕拾遺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
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慚所喜者樂陛
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慚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
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
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
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
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
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
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
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
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

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

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藩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逗撓不追師老不用諸師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本傳云懷光爲朔方節度史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自蒲津絕河敗朱泚軍於醴泉將振奉天又敗之於曾啓泚解圍去加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復誦言欲見上請誅宰相盧杞等杞說帝令懷光乘勝滅賊未可入朝帝從之詔懷光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所隔不得朝頗恚恨久屯咸陽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爲解陰連朱泚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相制持唯不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本傳懷光反迹寖露晟懼□□□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等爲洋利劒刺□□□兵以通蜀□□□未報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屯

適有使去言晟軍成乃令有詔從屯即結陣趨東渭橋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令者從此却回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言輕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

怨臣初奉使諭吉本緣粮賜不均晟本傳懷光謀沮撓晟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衆皆以為言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上怨易撓帝遣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議懷光曰廪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乃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公所命懷光計塞乃止偶屬移軍事相諳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

十五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師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送爲掎角左襄十四年譬如逐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左文六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政也潛師夜起遂敗秦師疾雷不及掩耳者也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

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左宣十二年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少應斷無可疑解鬭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李晟既屯東渭橋後數日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贄之料敵其明如此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盤

陳錫薨惟所省擇謹奏

十六 駕幸梁州論進獻爪果人擬官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爪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爪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

十七 又論進爪果人擬官狀

右欽溆齋中書所與進爪果人擬官狀示臣乃奉宣聖旨朕

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安祿山反肅宗方用兵征討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於茲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叅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百官志云云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廕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責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寵浮俗浮俗所以

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寖斯言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

十八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本傳云公輔素有高材德宗幸奉天擢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長女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宜從

儉以濟軍興帝怒其賣直欲罷公輔故贊力救解之帝終不聽遂下遷太子左庶子

右欽溆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誠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奬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

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古曰欲諫者則擊其鼓又淮南子云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即記過之史）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

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戍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愆恊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録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蒭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蒭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左僖二十八年云云虞舜設誹

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徵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愼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熇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愼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愼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

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旣愼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褚遂良傳上問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云云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愼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因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於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顧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表記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傅說喻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纖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

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十九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李懷光事已見上注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因論造塔事責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審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愭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録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王者可以理奪魏志許允爲吏部口口口郎守明帝口其非次口入將加罪其妻阮氏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又曰主聖則臣直薛廣德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

（乘船危從橋安）今陛下稟天縱之性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輙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劉向曰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遲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

則是不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慉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家語大本篇云而咈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紓宸鑒更審所宜

二十 與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本傳云環陝州人德宗初吐蕃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廣遂破走威名大振環所領一軍多幽隴舊卒時方在陳許正當賊衝孤立無援贄恐其爲賊所乘遂上此奏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歧下則楚琳助亂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後營將卒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走賊追及殺之楚琳自爲節度使降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歧下即鳳翔也薊門則朱泚黨姦盧龍節度使朱滔與魏傳田悅鎮冀王武浚淄青李納合從以叛薊門即燕薊也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於他土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營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

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勑韓滉切令贍恤此軍（本傳云滉爲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及狩梁州貢獻不絕貞元元年遷江淮轉運使茲贄欲令滉贍恤之）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洽即元佐也時爲汴宋節度使與曲環相隣故贄欲詔洽保持之）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奬善拯危之意

二十一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溆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

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曾其意昨問從一（即宰相劉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奏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迍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德宗既狩奉天又自奉天復幸梁州）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張延賞累拜荊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德宗在奉天貢獻相踵於道久次口口劍蜀為根本即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韓滉望幸於東吳（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帝狩梁州獻縑十萬疋滉聞京都未平乃築石頭五城脩隝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此乃臣子之常情

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錡之男
共承昭房從巳遠才頗通敏性亦温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
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

二十二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巳具悉假使更無别意
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廵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皥年老
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
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
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
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
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

謁衆情容容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副使分往特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旣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歟中

二十三　與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德宗疑從賊中來行在官恐有姦計贄謂令盗據宮闕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可復猜慮拘囚乃上此奏

右欽溆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那建論說賊中體

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摠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左宣十五年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知宇宙之大不可以

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項羽傳云）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軻欲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取燕地圖奏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秦衣袖而揕之秦王絕袖而走）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本傳云隗囂使援奉書雒陽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愼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徵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

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
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
爲欺天庸敢稽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
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蝦沐
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
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
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其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
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兇醜曾何足平臣
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
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者謂其遊
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

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容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異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

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愼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馮異傳云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猰貐迭居猰公入鳥入二切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猰貐狀如口龍首食人德宗幸奉天朱泚入居前殿僭即皇帝位於宣政殿後李懷光反又屯兵咸陽闕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恩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資武者指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

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録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史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燕尊郭隗賢士繼往（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悦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二十四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廻歸狀

渾瑊奏尚結贊屢約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大疫已引兵去上以李晟與瑊兵少欲倚之共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此奏

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溆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

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吐蕃傳德宗即位景與吐蕃通使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輙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帝止償帛萬匹虜以爲怨乃數入寇帝詔責之對曰本以武亭功未償乃來又擬碑作疆場不明故行境上其反覆如此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廸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擕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每頗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

意在觀變遲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若其失信稽延旣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

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吐蕃傳口口相尚結贊有謀大相贊普辛用口口爲大口平涼之盟謀陷唐大將渾瑊馬遂李晟果如所料其有謀可知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峙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覩戰爭坐乘哀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瞑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竊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

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厥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久合蠘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本傳云懷光與朱泚稍稍攜貳益不自安乃引兵如河中既至復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載休顏韓游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

陛下愼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春春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

二十五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德宗復遣使謂贄曰卿言吐蕃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不若假以便宜待以殊賞則將帥感悦智勇得伸乃上此奏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

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自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晝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冦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覦變之揺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廻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

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愼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

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
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
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
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
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

二十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初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張鎰乃叛附朱泚及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贄遂上此奏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與議以臣耄聵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俶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

道逕且遥綿谷復爲盜所扼惟通王命唯在褒斜余遮切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夐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史記陳丞相世家或讒平受諸將金漢王責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無益於勝負之數平又自辨說漢王使平盡護

諸將諸將不敢復言乃忿韓信自王而遂封史淮陰侯信既平齊欲爲假王漢王大怒用陳平張良計乃遣良立信爲齊王蒯通以析理獲全韓信臨死曰恨不用蒯通計上怒捕通欲烹之蒯曰跖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耳且天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固力不能又可盡烹之邪高帝乃釋通云云雍齒以積恨先賞史留侯世家上見諸將偶語以問留侯對曰此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封爲□□侯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吾屬無患矣乃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管子內言云威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其惟管夷吾乎公曰彼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曰彼其爲君重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猶是也公從之廼亟請夷吾於魯授以國政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左傳二十四年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辭焉曰女爲惠公來求殺予命女三宿女中宿至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遂免於難袪謂披所斬晉侯之衣袂也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

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畧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二十七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患霑暫御仁洽
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麿音淹詳復詢庸賤
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
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
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
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
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
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
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
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焉謂功臣致

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羅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汎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疊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覺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畧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

筆文史諸將不服頗相訐揚史記蕭丞相世家高祖封何爲酇侯功臣皆力爭謂何未嘗有汗馬之勞房元齡傳大宗第功班賞以元齡杜如晦爲第一淮安王神通曰今元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乃至攘袂指天將軍邱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曰陳説見淮安王神通傳拔劔擊柱見叔孫通傳偶語謀反見張良傳諠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奬尚恐未孚奬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襃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别無績用僶俛驅馳且俟賊平甄録非晩

二十八　與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内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録先所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賜渾瑊遺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

將更新天下之人埀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李懷光之師本為赴難而來反與朱泚連謀據河中以叛）再遷於蒙塵之日（左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於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昕德宗自奉天復幸梁州故有再遷之說）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瘵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

謀終則何有夫以内人爲號蓋是中壼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閲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烝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

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劉向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去其冠纓呂氏春秋曰秦繆公車敗失左驂自往求馬見野人殺將食之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生也遍飲之而去亦見史記秦紀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左氏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易曰危

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左昭公四年司馬侯謂晉侯曰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左襄公五年衛侯衎入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管子短語威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威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威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

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徵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哀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此奏既上德宗雖不降詔竟遣使搜訪焉

二十八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敕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回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

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岩綴危棧於絶壁或百里之内歴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旬隱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畧之所逼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皇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徽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霖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絶傳送無由連山萬運進退不可一日之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顧以不違爲慮

耳倘廻蓍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輙以上陳慺慺懇誠實冀昭納

三十 請釋趙貴先罪狀

貴先本齊映部將賊泚給以迎駕遂遣劫制授以偽官賊泚既平諸將以其從逆請誅之勢謂貴先之罪出於誘脅乞加原貸乃上此奏

右欽溆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寛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

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疎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於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守營幕進無摠帥退閡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紿以同迎鑾輿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留遂遭刼制身縻僞職兵隷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脅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愼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

思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囗囗亂華染汙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汙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擕浸長屬階至今爲梗唐酷吏傳崔器深州人肅宗至鳳翔器兼禮儀使二京平爲三司使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王官陷賊者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遂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慨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爲器所誤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

爲詛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事見上注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責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叛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此語見左隱公三年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儆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宄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

三十一 論替換李楚琳狀

德宗甫至漢中即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暫上奏以爲不可

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

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楚琳乘朱泚之亂遂殺張鎰自稱留後詳見上注）按以典法是宜洿瀦（檀弓云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旣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中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

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没代史陳丞相世家人有告楚王韓信反者平教高帝僞遊雲夢因就擒信乃南出雲夢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見信即令武士執縛自是諸侯反者九起高帝因討陳豨竟以疾崩其徵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

夫以韓信才畧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況楚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腦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乗夜睢盱晨光旣升勢自跧縮令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録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召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勲宿望命出揔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蠆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三十二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 馬燧傳時天下旱蝗軍中艱食多請宥懷光者燧乃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云得三十日糧請平河中帝許之燧乃與渾瑊等合因說降賊將徐庭光等餘成望風逝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乃誅其黨其他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 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望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 左成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不從楚師敗績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愛我者唯祝我速死無及於難也范氏之福也七年六月士燮卒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果如文子之言 吳克勁越夫差啓殃 史吳世家吳王夫差既破越此會諸侯於黃池六月越王勾踐伐吳虜吳太子友其後累爲越所敗夫差遂自剄死 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

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惟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廻蒲版之戈復起淮沂之役謂欲以平李懷光之師即爲討李希烈之討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朱泚傳云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涇士聞懷光暴史相恂懼留後劉文喜因劫衆以叛詔懷光與朱泚討之其裨將劉海賓與其徒殺文喜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叛臣傳梁崇義爲羽林射生事來鎮於襄陽頊誅遂總其軍代宗因就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已等相槃結遂拒詔不朝德宗命李希烈討之崇義兵大敗乃赴井死傳首京師阻命之師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

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姦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滋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宫至於合圍於時海内大揺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贅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懺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歇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爲之歔欷本傳云贄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

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泮水詩云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畔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如藩鎮傳興元元年赦天下王武俊大集其軍罷去僞號之觀釁首亂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邪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

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謂討田悅等）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謂討希烈等）罄國家廪帑以贍軍悉公私芻廄以牧馬籌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旣而曠日綿歳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並見上注）豺狼蟠居於禁闈猰貐擇肉於馳道河朔閭罷之衆亦路而歸宋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謂田悅李納）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奉天改元制云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並與洗滌各復爵位）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詔拜田悅爲右僕射封濟陽郡王悅衆欣然聽命拜王武俊爲司空武俊卽黜去僞號李納聞帝下詔罪已遂復歸命封隴西郡王各見本傳）跡其素志於此可

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内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

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鋒鏑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惟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

貢廢闕陛下念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吉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釁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坐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

淮西元兇必將狂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師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盈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恤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愼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

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敎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足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惡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汙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寵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

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仰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

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愼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三十三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德宗始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陷忠良天下怨疾正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遂上此奏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今月十七日顏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瀆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

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漢制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向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他皆類此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

爲郎漢制刺史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効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晉山濤爲吏部尚書居選部十餘年每一官闕輒啓擬數人濤所奏甄別人物各爲題目號山公啓事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羡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南宋蔡廓傳廓初拜吏部尚書謂左丞傳隆曰選皆出我乎隆言之執政徐羡之曰黃散已下專以相委過此則與衆參之廓聞之曰我不能爲徐干木書紙尾遂不就案黃紙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書紙尾干木羡之小字也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

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吉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唐選舉志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拾僉議而重巳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茍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

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奬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内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閲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

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愼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

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眞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敎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

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因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事見管子）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趣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使首伏

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明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

之失也晏子春秋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柬寮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闒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郎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

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
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
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於事者於
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
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
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
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
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
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
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
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
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

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收實□真賢故當時有材推腕脫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建開元之太平事見則天傳）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

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資猜忌用人太精東省閑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則夫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長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愼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

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所措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

三十四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慚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

者向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
議優䘏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
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
多徇謟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
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
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頗異霖潦非可諱之事
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
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
流足誤視聽所關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
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見孔子閒居）蓋以君
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

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若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中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勑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没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

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卯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吳通元傳通元與弟通微并竇參等素與陸贄不相得參從子申與通元兄弟共譖謗贄帝大怒罷參宰相賜通元死於長城驛乃杖殺申尋亦殺參諸竇並逐去時正元八年四月也親黨並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慮滌

暇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慚負之至

三十五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劉向說苑）殷湯引罪（湯誥云）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老子云）自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

雠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義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絶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見左僖十五年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謂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攻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

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曹操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三十六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旬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帝不聽

右緣班宏喪亡本傳宏衛州汲人天寶中擢進士第正元初爲戶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後判度支宏清潔強力晨入官舍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年七十三卒臣今日面取進止

今當此選揔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曾掌制財賦各有績用可稱杜佑□□□年人嘗爲水陸運使改度支兼和糴使於軍興興餽漕佑得劑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見本傳盧徵幽州人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李衡亦歷戶部侍郎皆繼劉晏掌利有名於時附見晏傳李巽趙州贊皇人爲湖南觀察使正元五年從江西巽長史事下不敢私見本傳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取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

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宜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

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數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本傳延齡資苛刻又劫於剋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斁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

漸瘳本傳憬隴西人正元中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

三十七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奏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後漢孟嘗君傳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

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三十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本傳映瀛州高陽人擧進士博學宏詞中之鳳翔張鎰辟爲判官會德宗出奉天鎰懦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欲爲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從爲楚琳所殺映遂奔奏天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别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别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鄭接方鎮臯爲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剌史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故云鄭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潭爲夏綏銀節度使全義爲長武城使故云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若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奬齊抗文學

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駮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三十九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本傳憬隴西人德宗以為左丞進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所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本傳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天寶閒拜侍中元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力辭不聽代宗立復攝冢宰固辭乃免永泰初薨年八十二晉卿有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高不許贄乃上奏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緣非

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容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敀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正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銜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滞所以因對奏陳懵於忖量摧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瀆宸嚴陛下時宥惷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

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若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育鑑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爲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夫失爲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暗也

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

聰更睗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

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令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

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
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
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
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巳來粲及兄丕
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冤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
嫉丕粲兄弟造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
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
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
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
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
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負

猶謂清愼太過都絶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
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
人閒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獸寧忘顧私家本寠貧安
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愼勉脩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
任旣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
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左傳云象以齒而焚其身）由是尚行特操杜絶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
累陛下責臣以清愼大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
理道或恐貪惏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
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
知慚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
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旣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

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數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贜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徼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宜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怨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見記緇衣）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宗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

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瀆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

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買禁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忌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蠹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左昭四年鄭子産作丘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絶其

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釁自昔國家
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
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
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
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
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者見拒而不通焉四方
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
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
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
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
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
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

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脩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左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漆閭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於是魯多盜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是賞盜也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此臧哀伯諫取郜大鼎之言見左傳威公二年）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左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恥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既乂朝廷益

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寖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見郊特牲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弱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

四十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本傳參無學術多立親黨尤愛族子申參與吳通元兄弟并申勇嗣虢王則之皆與陸贄有隙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遂申爲道州司馬參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以狀聞又

（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之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別駕遂其男沒入背産奴婢）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絶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絶狐疑豈顧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叔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本傳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天下以爲寃淄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用

刑曖昧揖累不輕事例未遥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顔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輙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絶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

四十一 奏議竇參等官狀

帝又欲殺申則之及族子榮贄乃上奏請榮遠官申則之除名詔可時宦侍謗毀不已參竟賜死於邕州申則榮死諸竇並逐去

右希顔奉宣進止竇參結聯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

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鄉等宜更商量若絕恐事體
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
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
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
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
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
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
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
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中等亦宜減
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
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
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疏忌若論今者

險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斷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四十二 請不簿録竇參莊宅狀

右希顔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吏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宮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鞫（一作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究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其有抵於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刑法志太宗臨斬張蘊古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詳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

納其資産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彛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録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呈明輙罄愚誠所祈天鑒

四十三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逭天誅全歸土壤藩鎮傳田承嗣平州盧龍人隷安禄山麾下自天寶以來叛服不常盜有具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未嘗

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其姦年七十五死贈太保緒乃承嗣第六子殺田悅以自立

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跼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襃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廻訖不敢不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四十四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粮事宜狀

食貨志正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行和糴遂進此狀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畧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於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資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

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食貨志錯說文帝云）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漢宣帝命趙充國伐叛羌充國遂上屯田十二便宜事）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一作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此語出孫子作戰篇又見韓信傳）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十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皸居云切足折裂也瘃陟玉切手足中寒瘡也趙充國傳軍士寒手足皸瘃）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

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絶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此語見韓非傳）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頃者吐蕃尚結贊䝉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尚結贊始爲次相後爲大相甚有謀畧屢引兵入寇邊城多陷事見吐蕃傳）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之得詞其事未遥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効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畧不壞固非成謀然則豈足覆而

靈武全正元二年十二月吐蕃陷監州十二月陷夏州惟靈武獨全事見吐蕃傳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訣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亦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制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念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剛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别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

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時尚結贊以兵入吳山寶雞焚聚落畧蓄牧丁壯又劉汧陽華亭男女萬人更攻連雲堡降之虜牛羊率萬計涇隴及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事見吐蕃傳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馮唐對文帝曰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淮南子兵畧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山立動如一體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拳或作捲有便宜從事之規李靖對太宗曰陛下每任將必使之使宜從事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推轂齋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毗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

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析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饋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悦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從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筭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明烝民詩云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

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食貨志江淮諸道各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殿最以聞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

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吐蕃屢攻靈武將卒多以糧運不繼數至危迫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曰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歠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

疚心盡如焚灼輒復刻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揔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搉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衆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捐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

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中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蓄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二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阜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食貨志元宗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

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絶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税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𤱶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㪷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㪷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㪷揔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㪷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

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
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
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
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
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
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
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
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塡數
輪環貯運頗亦協宜食貨志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素嫉錢穀諸使頗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

亞運至東西渭橋倉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曽不詳究源由遞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絶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費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

哭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掩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在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大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

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
二十萬石每㪷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
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
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
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
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
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
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
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
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
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
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

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六升折粟一㪷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内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絶糧及承別勑處分並不得輙有支用待收糴畢且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摠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足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

石邊儲旣富邊備自脩以討則有餘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愼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鎭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四十五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令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使從内出萬榮須與段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儆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屢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

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
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
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
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
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
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慝然其所
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觖望而肆惡
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
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
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
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
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

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説體迂濶有異軍機引諭乖疏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商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藩鎮傳田神功冀州人天寶末賊以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後拜鴻臚卿劉展反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歷二年來朝復還軍八年力疾入朝卒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澠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賞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内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隳五郡於匪人神功

辛代宗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復以爲汴宋節度留後神玉卒都虞侯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朝廷以爲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効河北諸鎮詔命馬燧等討之吏勝迭負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悅衆大潰靈曜開門夜遁汴州平竟斬靈曜於京師平盧節度使李正已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已有正已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故云陷五郡於匪人

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蹶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甿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

藩鎮傳大歷中李靈曜據汴州反劉元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朝廷以爲刺史德宗初大破李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饟漕始通又破李希烈之衆入朝復兼涇原四鎮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吳湊傳宣武劉元佐死以湊領節度使馳往代之未至汴軍亂立元佐子士寧湊還爲右金吾衛大將軍

士寧兇頑輙敢恣

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恵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必先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覦之心聖人所以興敬遜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禀嫉惡之性棄而爲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専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廻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内選一和惠寛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奬萬榮以撫定之功别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

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顔宣旨却廻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輾轉中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懲素臣請受敗撓之罪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

四十六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贄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故戰數敗諸將節制不一無以應敵乃歷陳其弊帝雖愛重其言不能用也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

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駮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證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

以叙戎而聖化茂（尚書西戎即叙）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古公即大王避狄於岐山之下）周城朔方而獫狁攘（出車詩云）秦築臨洮而宗社覆（盧生入海得圖録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北築臨洮以卻匈奴後陳勝起卒以亡秦事見本紀）漢武討匈奴而貽悔（武帝連年出師以征匈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卒下哀痛之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突厥數入寇太宗命李靖以兵三千生擒頡利邊境遂寧）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文景雖與匈奴和親然屢入寇邊郡）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匈奴五單于爭立宣帝存撫呼韓邪單于故□于元成單于數入朝）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北地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北地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

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北方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夸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叙周之於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突厥傳頡利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邀求神堯高祖方經畧天下故每屈禮多所舍貸）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

熾之勢行即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不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變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禄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内亂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吐蕃傳德宗即位累與吐蕃通使結盟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帝止償帛萬匹虜以爲怨乃數入寇回紇矜功馮凌亦甚肅宗即位遣使來請助討安禄山遂同廣平王破賊進復長安恃功驕橫數與吐蕃入寇代宗每優容之納一馬取直四十縑可汗遣使索償

馬直一百八十萬德宗隱忍賜以金錦事見回紇傳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左定四年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杜預云煩言忿爭也蒲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

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王制云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又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匈奴傳其俗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其畜則多馬牛羊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以田獵禽獸爲生業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

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賊云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左昭三十年吳子以伐楚問伍員員對曰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罷音疲）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北方之所短我之所易乃北方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

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梅福傳秦倒持大阿授楚其柄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鐏在困切柄下之銅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衆愛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愼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

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夷一作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安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

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鬭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

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沉之衆臨難則投（一作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從軍城意欲增户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筭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鋭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内地精兵祇備紀綱（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三月秦伯送衛重耳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今諸將皆以精兵自衛故借用紀綱字）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敺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

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愛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左傳隱公十一年潁考叔取鄭伯旗蝥弧以先登又漢書樊噲傳云先登陷陣）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

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呑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前漢賈誼過秦論曰陳利兵而誰何云云顔師古云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

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

乃勇廢爲怯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左傳僖四年士蔿既見晉侯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十羊九牧劉知幾傳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唐史兵志自高宋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如開元十六年吐蕃入寇隴右節度使張志亮河西節度使蕭嵩克之天寶二年奚契丹入寇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敗之是當西北兩蕃孔道者止此三節度爾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如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之類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時西北二邊寇盜充斥故四鎮隴右皆寓治於安定扶風四鎮北庭謂立龜于闐焉耆疏勒也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建中四年十月朱泚反率涇原

士卒姚令言等犯奉天叛懷光汙朔方之軍李懷光始得朔方之軍以解賊圍既而與朱泚連兵據河中叛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自肅宗時已分朔方節度使置邠寧等州節度使當開元時其餘鎮軍數且四十天下之節度使有八其一曰關內朔方節度使其二曰河東節度使其三曰河北幽州節度使其四曰河西節度使其五曰隴右節度使其六曰劍南節度使其七曰磧西節度使其八曰嶺南節度使自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故至德宗朝數且四十是三倍於開元也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

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此見中庸）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

內統於中人矣事見兵志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稱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左傳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藉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張騫傳竟不得月氏要領注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要一遥切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聽讒

令已不得行其術將行請迎吏二人俱至單父使其書將書宓子掣其肘書不善則怒吏患之請歸報魯君太息曰宓子以此諫寡人自今以去單父非寡人有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已外將軍裁之馮唐傳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六韜武王問太公以立將之道太公曰凡國有難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太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司馬法云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孫子九變篇凡用兵之法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

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武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

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杜預云肓鬲也心下爲膏肓說文心下鬲上也事見左成十年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

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奬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語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
者隨所便近而併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内
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謹揀良吏以爲尹守外
奉師律内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
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
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
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
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
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
之英鑒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河之方靜加以頻年豐
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
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

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

四十七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勑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蜮爲殃豌豆全損撿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官司折納充數已爲勉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勑處分未審可否

四十八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左隱四年衆仲對公曰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靜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藩鎮傳劉元佐滑州人以討李靈耀功爲汴宋節度使後爲假子樂士朝所酖以其子士寧爲留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抵案間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不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得衆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建中九年十二月嘗引衆一萬畋城南未還士寧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守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奔京師詔

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黨數十人拜萬榮兵馬留後陛下審之愼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之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

四十九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

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聞宸慮者乎延齡欲衒已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遼落庇圉告闕頻煩聖聽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甸服尚

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犂人妨播殖東作既闕西成曷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財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胷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

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債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滞未見其宜伏望戒勑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安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廐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令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

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和勿令官吏催違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内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蒲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從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常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

五十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三首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從既闕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録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自元六

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殁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内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録奏聞伏聽進止

五十一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廻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内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

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奬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虧吉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眚掩德見非古人左傳二十三年孟明敗績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五十二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二百五

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尊位者其恵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豊位尊而恵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恵亦至矣言亦大矣切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産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徃苒淹䘏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切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恵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勑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中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於開元末季林甫固權專恣凡所

斥黜頪多非辜慮其却廻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廻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横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髙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容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憸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絶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奸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

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咸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畜憾或如以其貶黜便謂奸凶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藴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則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

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惑體又非宏宰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伏聽進止

五十三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收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勑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幹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

爲名非緣城守乏絶及不承别勅處分並不得輙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絶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鈌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事過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鎭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告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䉀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毁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戰國策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横植之則生倒植之則生折而植之又生然使十人植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植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植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植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原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

費償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埸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二

五十四 論裴延齡姦蠹書

本傳德宗用竇參輔政參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遂領度支陸贄極論其譎妄不可用帝以爲排媢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具列其狀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乃罷贄宰相竟至斥逐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常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蟊粱木之有蠹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左昭八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杜預注子野師曠字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蟊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蟊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殖矣蠹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

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慱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曽是掊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户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

箓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揔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冐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顧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明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中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

之內遽衒功能奏稱句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句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勑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群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禀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

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謟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羡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勑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辯覈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

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貢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别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别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贜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本傳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輒

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皆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腰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无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无所加也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欲毀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辨塡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彈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一本作故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買愁怨於烝黎於玆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

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延齡資苛刻又刼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不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欲隱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擾罵迹臣時人側目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不徵重困疲甿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倒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宜矛楯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寃吁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

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蘙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夐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瞻恤俾漸安居頻勑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粮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餫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蠹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錯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

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孺得以爲詞（本傳云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弟觀之笑聲徹諸外士大夫皆恥之安祿山上書條上國忠大罪及反以討國忠爲名騰榜郡縣）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墮省署之儀從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宮廚之饍塡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粮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闤闠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斁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

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
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涖之以勤肅近無滞事遠無壅情綱
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内無隱慝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
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
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懵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
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睹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
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
府縣所繩鞫其姦贓無不狠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
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
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
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
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

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旣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懋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旣之陰汝反予來赫又曰諒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愼選庶官以正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鎭匱闕資粮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毁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

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媟事悉加諸匹夫見淩猶或生恚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醜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凶懷氣吞等夷隸畜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炰烋禮義之府衊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旣有番遞之倫又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

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减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旣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墮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减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單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廄輟莝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膚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

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遏事輙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敗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浸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

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内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

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證之此說理致甚明貞觀二年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見本傳簡册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竊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切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

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見大學）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此見月令）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密傳密以千人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給衆統屬至數十萬）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兇師旅

繁興征求寢廣摧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甿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内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德宗出狩奉天涇原士卒竊入内府盜資寶終夜不絶朱泚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焉此時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馬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内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剥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食貨志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士帶金而鬻之與此所言不同當以奏議爲正是時從行將

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冱且無薪烝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肩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粮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其詳已見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

敷旋屬蟊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本紀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帝如奉天朱泚反泚復犯奉天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如梁州五月李晟復京師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茍歸附何患蔑資義茍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戚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

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廻慮化危爲安事詳見奉天改元大赦制中贄本傳贄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特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更縱憸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謹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橋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中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古注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故卒使周室大壞自古何嘗有小人

柄用而实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及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絶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辯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

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害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邪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猜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左傳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杜預曰薰香草蕕臭草言善易消惡難除家語孔子曰薰蕕不可以同器而藏堯桀不可以共國而治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謟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臣輔或幾乎息矣臣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

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譁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扆一紀於兹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𪔂危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毀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

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
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靡軀奉君非所
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爲願廻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
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二

五十五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事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又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辨給取人不得誠實之艱於進用羣材淹滯故贄上此奏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

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寬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維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

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

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記緇衣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先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

事多錯雜（一本作事之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茍備職員致勞睿思臣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籍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旣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大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田敬仲世家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不能無纇連城之璧（魏文帝射鍾繇王口書不捐連城之價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故謂之連城見史記藺相如傳）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

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纇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管子內言云公孫無知問立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雍廩殺無知威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戰於乾時管仲射威公中鉤魯兵敗績威公踐位聽鮑叔之言以相夷吾故威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以正天下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左傳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秦伯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孟明爲政文公二年秦晉戰於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酈食其說齊王曰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

過終身不忘管子內言管仲寢疾威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政將安移之鮑叔何如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録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遺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學莅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没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大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暗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檀弓趙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喋喋利口者未必智（張釋之傳嗇夫利口喋喋）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惬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

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李陵答蘇武書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李善注云孟子云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焉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因

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内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烜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内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内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别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青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前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顔師古云漢制號稱六百石者其俸月七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如朱博為冀州刺史決事如神從為并州刺史即遷琅邪太守之類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司農少府宗正衛尉謂之九卿如朱博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遷為大司農之類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如魏相為河南太守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遂代韋賢為丞相之類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别泊諸臺寺寀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

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若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陻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后妃傳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實生德宗因史思明亂失后所在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少監之說不載）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歷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晉字混成河中人由主客員外郎爲祠部郎中使回紇歸拜司勳郎中見韓愈所作行狀）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惷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駮之異哉先聖

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頗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崔祐甫傳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衮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夫衆才駁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

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見射義）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見文王世子）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内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内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愼脩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其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

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涖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滞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盖理化熟與交脩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

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數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審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使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擿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毁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

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剌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
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銞軸職思其憂
兼廹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
惟陛下圖之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四

五十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德宗建中元年相楊炎始用炎議作兩稅法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視大歷十四年墾田數爲定廢租庸調法凢來新舊利斂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輙出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元宗之末版籍侵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上用其言行之後值朱泚之亂天下戶口三耗其二正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于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剥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寛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

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畧有六事見炎本傳并食貨志

五十七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有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名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

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
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制規王後代多事
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
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
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
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
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
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
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
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
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
天寶季歲□□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

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一本作襄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革卦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甿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全徵役

之頻重僩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擿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游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

産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産少者則其稅少資産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産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賫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産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敺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絕既成新規頃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

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九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於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駮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復亟繚棼絲重傷宿痏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有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

故法雖久刓而人未甚瘁及揔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勑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倍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剥徵姦吏因縁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

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類順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東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成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灾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甿

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迄於大歷二十年餘（肅宗至德二年乾元二年上元二年寶應一年代宗廣德二年永泰一年大歷十四年）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數聖謨痛矯前弊垂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謂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

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見文帝紀）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愼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華去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項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

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貢寧憂乏財但勑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德宗初即位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近歲已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

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旣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五十八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

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事見上注）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筭緡之末法（食貨志漢武末年國

用賣之諸賈人未作貰貸賣買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錢四千而算一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

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揔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絁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糴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求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

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怜愍蒼生將務救恤俱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踰二曰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禄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王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爲差也）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

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見百官公卿表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足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須

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
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
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
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
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
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
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
齊人上虧利柄令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
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
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
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
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

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食貨志自西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貸又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而百姓或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至代宗之時財力益困竭諸鎮擅地結為表裏天子不能繩以法專留意祠禱歲費鉅萬計帝性雖儉約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爭尚侈麗為自媚計故天下愈彫耗今既揔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

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爲出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

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左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舄（東方朔傳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賈捐之傳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千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罷露臺而不脩（文紀贊曰孝文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屢賜田租以厚烝庶（文帝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見本紀）遂使户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牸者不得赴會（食貨志云）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史律書云）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

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版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輦車屢動高祖方經營天下故連年出師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倈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續還其家貞觀政要曰二年關中旱飢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爲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視出御府金帛爲贖之還其父母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貞觀初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事見貞觀政要并李百藥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貞觀二年公卿表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盛暑未退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上

曰朕有氣疾豈宜卑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事見貞觀政要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數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遜行旅萬里或不賫粮太宗即位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罪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粮取給于道路焉事見魏證傳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食貨志始皇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

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猶未足以贍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役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筭及舟車食貨志武帝時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食貨志云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乎齊之資周乃後周即宇文泰之後後齊乃北齊即高歡之後後齊至後主為周師所擒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隋食貨志文帝既平江表躬先儉約開皇十七年中外倉庫無不盈積至積于廊廡之下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位肆情騁志窮極侈麗鑾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千萬人皆仰給縣官租賦之外一切促斂不節元元于是盜賊充斥天下大亂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

致蹙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
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
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
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
不持若然者則大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
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
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四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五

五十九 其三論長吏以增户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閱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户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

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

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苟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畬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污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辨先期者豈不

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處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剌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茍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蹔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

有司詳定考績往昔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約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

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
而行之

六十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
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
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
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
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
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夐無蠲貸至於徵收
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
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
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

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斂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六十一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恇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

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阸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立平糴之法云云漢置常平之倉食貨志大司農耿壽昌五鳳中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隋食貨志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積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唐倉貨志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人商賈無田者以其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於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國步中艱斯制

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食貨志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元宗即位復置之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粮儲唯計廪積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斂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項以

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畢餱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鄽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左僖十三年冬晋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驗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

元勑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食貨志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至朱泚平後臣希意興利者益進正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今以蓄粮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揔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録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管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振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録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

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侔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茍能存誠茂有不至

六十二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賈各有所専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

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殂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惏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産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甿庶困窮由此弊也今兹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

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壞隳恣人吞噬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漫亡爲日已久頓欲脩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

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能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
違徼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
恤窮之善經周官大司徒云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
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
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
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理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
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
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皮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
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才
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
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

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

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

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

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

註陸宣公奏議十五卷終

賢良進卷

江蘇古籍出版社






賢良進卷四卷提要

宋寶文閣學士龍泉葉適撰按適有水心文集二十九卷四庫全書已著錄宋人賢良進卷甚多如孫深賢良進卷十卷錢公輔賢良進卷十卷均載郡齋讀書志而適書獨不存唯前明葉盛菉竹堂書目經濟門有葉正則賢良進卷二冊即此書也萬曆温州府志載水心文集之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疑此與外稿實係一種故黄震讀文集日抄于適正集外復著水心外集其篇目摘要與此卷脗合按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一年六月詔在内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在外守臣監司

不限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適此卷即于其時所進蓋適抱匡時之用故初年輪對即以經世之説進且觀其上西府書及執政薦士書所舉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如劉清之陸九淵章穎呂祖謙楊簡項安世皆一時賢傑洵屬有心當世之士即以文體而論亦筆力横肆足以振刷浮靡唯持論間有不純如陳振孫譏其所作習學記言歴詆百家而篤信子華子推崇之以為真黄震亦辨其行官田不能無害則蹖駁處正復不免故朱子亦嘗移書與之辨論文體至日抄推尊别集以為論治之書極論天下之勢牽縮而不可為開闔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能尚也

賢良 進卷目錄

賢良　進卷目錄終

賢良進卷卷第一

永嘉葉適擬進

序發一

臣竊以
陛下循
祖宗之舊特詔近臣於科舉之外薦聞天下之豪儁許以極言當世之事而考察其尤異者秩以不次之爵待以非常之用而天下之豪儁亦莫不欣喜自効願致於其間夫開天下以不諱之門納疎賤於至高之選此豈非堯舜

之盛德哉而臣之不肖則獨有所甚憂於此何者治道本不如是之易言也而
陛下必以言求之使臣而少言之歟則畧而不足聽盡言之歟則可以聽而未必信而天下之不知者又將強言之於是天下之言雜然並進而其　上莫能擇也則一切以為空言而盡廢之夫以有用之學責臣等而卒不免以空言廢之此非
陛下之意也而其勢有必然者蓋自　慶曆元祐以來著而為書者何其衆也其於天下之治亂軍旅錢穀之大計

常先為之畫而以意處之者何其敢決而不疑也其言之
多思之深豈無一二足用於世哉而後進之士耳剽目習
以為言語文字之流使之運奇於異説之餘而求夸於陳
言之外足以敗天下之定勢則夫　朝廷之上於其發謀
舉事之際而何以為守是故　今日之患不患　人主之
不求言也而患其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
而患其盡言而無所用夫　上有寬博無忌之心下有慷
慨盡言之意皆前世之所不及也而其効止於若此此豈
可不為之深憂其故歟以臣所論士之深識遠見卓然特

出有志於天地君臣之大義而務盡其精微以興起一代帝王之業者雖以漢唐有國之長其間不過數人而已況其不少槩見而泯沒於山巖木石之間者此臣所以中夜竊嘆廢食忘寢以為

陛下幸使因方正之遻萬一能進於　朝則其所以稽參成敗之迹而推原當世之故宜特發其大意而無至於盡言夫廢置更革立命造謀而出政事於天下者

天子與大臣之事也而踈遠一介之士豈得以僭言之惟夫居安者不思其危習常者不察其變見近者或忘於遠

獨任者或失於人計利太早而求民太甚持法愈密而為治愈疎至於經國之規御世之要切近而不為陋宏闊而不為迂盛衰之相因治亂之相易若此者臣皆有以發之夫

朝廷之上公卿百官所以統天下而常患於不能知天下之情四海之廣南北異俗賢愚異慮而常患不能通朝廷之意上下不合則禍敗出於其中而不知故臣以為誠畧發其大意見於餘篇而又序其所以發者本末如此庶幾無猖狂驚世之論豫定必然之謀以逆墮於空言之譏而失

明天子設科之意

陛下幸使大臣擇焉

君德一

臣聞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臨天下夫莫尊於君之名莫重於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則生殺予奪之命皆無以服天下之心其所以為之臣者特迫於名位而不敢抗耳夫是故以天下之大常沾沾焉疑其並出以撓已而禁防維持之不給尚安能保其民而與之長守而不變哉昔之人思其所以為人君之道以授世主而

使操之者其說多而詳矣或以為所寶者在令令行而莫能逆故有留令虧令不從令之罰皆至於死或以為權者上之所獨制而不得與臣下共之者也故殺之足以為已威生之足以為已惠而天下之事自已而出者謂之君或以為人主之所恃者法也故不任已而任法以法御天下則雖其父兄親戚而有所不顧此三者雖非先王之所廢也然而不以是先天下而後世之君柰何獨甘心焉是以申商韓非之禍熾於天下而不可禁而其君之德固已削矣夫偏說鄙論習熟於天下之耳目而近功淺利足以動

人主之心於是以智籠愚以巧使拙其待天下之薄而疑先王之陋以為譬若狙猿之牧者數千百年於此矣哀哉蓋世有狎猛虎者能使之忘其搏噬之毒以媚己也此豈非智巧之所能為也而況治天下者慈父母之於弱子之類也又非若狎猛虎者之類也智巧何為於此哉以智巧行令其令必壅以智巧用權其權必侵以智巧守法其法必壞臣竊嘗悲 當世之故而其義不得以盡言請泛論前世之帝王得失成敗可考之迹以見其意其遠而在唐虞三代者臣未敢及焉秦始皇漢武帝雄武之資懾服宇

內意所誅戮如豶犬豕東征西伐萬里廵狩役使天下以贍其欲而天下之人赫然震恐不敢自必其命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威後世之君雖外諱其失而中有羨慕之侈心焉漢之宣帝有明智之才執賞罰之柄足以獨任天下鄙遠俗儒而參之以霸道畧務寛厚而齊之以法律其勤敏不懈而及於工技之細器械之微而天下之人拱手退聽不敢有所自為以逆其上之意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權唐之太宗少而為將帥長而為帝王英鋭明達駕馭賢俊利在仁義則行仁義利在兵革則用兵革利在諫諍則

聽諫諍惟所利而行之而天下之人懽然畢力願為之用至於弊精罷力繼之以死而不悔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功是以後世之君推其求治之心欲庶幾焉而未之得也夫慨然有志者不免於羨慕始皇武帝之修而精實求治者又止於庶幾宣帝太宗之事然後以其智巧而行申商韓非之說則雖有天下之威也天下之權也天下之功也抑猶未得其所以服天下之道而徒恃夫名位以臨之者也且夫風俗之所繫治化之厚薄享國之長短人心之向背是豈可不留意而詳擇也故臣以為

天子之明聖誠能破壞數千百年之偏說詖論而無所入於其心雖不遠求唐虞三代之名而近亦無取於漢唐之陋則人主之實德見於天下而天下服矣

君德二

所謂人主之實德者何也豈不以其容受掩覆大度不疑有以深結其臣民之心歟夫猜忌不信持法必行陰見天下之過而戾戾焉有疾其臣民之心使之胥息自語而不敢肆者則夫容受掩覆大度不疑曠然而與天下為一是宜可以服天下也雖然天下之治非若是而可致也名位

者人主之所自有天下不得干也好治之君常恐名位之去已是故或出於令或出於法或出於權役巧任智斷制刑賞以執天下之命若此者凡以為留名位之術而不知夫名位者不必留而未嘗去也未嘗去而留之然後天下始著不安之心不安而將去也則必反之而後可然則容受掩覆大度不疑者是亦留名位之術也未有服天下之道也古之聖人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而因名位以行之何者天下之政其大者為祭祀兵刑而其小者有期會節目之要其遠而萬民而近則羣臣侍御僕從之職

其物為子女玉帛器用服食之事而其所分別好惡者則在於君子小人邪正所由之塗也吾之一身足以驗之矣其於事天地尊宗廟也真見其肅恭誠一而不敢懈而神祇祖考之來格也非貌為之敬而意其不吾享也而況於簡慢褻闕而不知畏也其於刑獄殺戮也真見其哀矜惻怛而不忍雖不忍而不可赦也非徒減膳徹樂以為是虛文故事而已也而況於輕怒暴誅喜深而致刻也其於天下之民也真見其可供而不可勞可安而不可動可與而不可奪也非輕租損賦寬釋逋負以為之賜也而況於急

征橫斂而無極也其於羣臣百官也眞見其官各有守才各有宜畀之以事而不相易也非貴其所賤親其所踈而要之以報己也而況於姑使之充位而自用也其於聽言受責也眞見其過言過行之出有以害天下而幸其臣之告己也非内不樂聞而外為寬容之意以悦天下也於其言也可從則用之眞見其朝不能以及夕也不徒聽之而終置之也而況於拒諫塞謗而以不受教為能也其於君子小人也眞見君子之可敬而小人之當遠也誠以惡佞諛而好正救也不徒敬君子以為名而樂小人之自便也

而況於踈君子而比小人也其於聲色游畋玩好珠玉也真見其簡靜而無欲屛棄而不御也不待於欲之而以理禁之也而況於況溺墮壞於其中而不知反也積之以歲月真見其悠久也煩之以萬機真見其能無倦也凡此者皆實德也真意實德充塞於人主之身而施之於天下是故其高厚可以配天地其明察可以並日月順陰陽之序遂萬物之性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鼓舞動蕩運轉闔闢則令不期而信權不制而尊法不嚴而必兵强國富而討除残暴不順之夷翟何向而不濟故人主誠自知其身有可

以服天下之道則徧說詖論何足以累於其心且夫忽近而務遠虛內以事外惡靜而不能動喜强而實弱此人主之深患也方其長慮遠想捬髀太息而思功業之盛憤夷翟之驕橫則欲銳兵勇將鼓行四出以誅之厭風俗之頹墮則欲考核名實數見賞罰以厲之財之未豐兵之未練則欲講求遺利肄習行伍以精之故夫人主有好治之意如此其急者必自知其所以服天下之道則衆務不勞而並舉矣

治勢上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已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為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之相代若循環之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為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

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己而不在物夫在己而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踐日月秩序寒暑而鳥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為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

其鋒至其去也坐視而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簒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

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歎也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脩舉文武並用

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為一身致太平為 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把闕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孱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

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内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

存絶則亡臣嘗考之於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絶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治勢中

臣請言祖宗天下之勢天下之勢其亂也有門其亡也有塗夫高垣厚鐍足以備盜賊於外者此衆人之所為無憂也盜賊在內而與我共其垣鐍絙垣培鐍而納外寇者此憂之所不及也天下之亂與亡有五而人主之得罪於民不與焉

一曰女寵二曰宦官三曰外戚四曰權臣五曰姦臣此非
特秦漢之近事為然也而三代亦莫不然是五者有一焉
此其天下未遽亂也未遽亡也而天下之垣牆已與我共
之矣發以虐政致以嚴刑而播人主之失德於天下然後
乘之以水旱動之以甲兵則小者亂大者亡是故善治天
下者不惟閉是門也又使其門陋而不足求不惟塞是塗
也又使其塗微而不足行

太祖

太宗削平專國統一方夏

真宗

仁宗祈天永命又安海宇當是時也其要在使天下無女寵無宦官無外戚無權臣無姦臣隨其萌蘖尋即除治而又蹙狹其門顛錯其塗使其至者蹊隧絕滅四顧而問不得其所求俛首而去之　宮中之裁決大臣之平章近臣之獻納小臣之議論無不咸出於此操天下之垣鑰以與天下共守之而無所害是故以言其井地牧民稅賦均一則不如周羣臣材智赴功遵力則不如漢蓄積富厚國用沛然則不如隋拓地沙漠冠帶夷蠻則不如唐然而天下

之勢罔密而無間附固而無隙不忽治而乍亂幾亡而僅存可以傳之後世埀之無極則遠過於前代夫學者之言治也其遠而在堯舜則常苦於迂闊而不信其近而在漢唐而可信也則又以其不能久安長治而不足稱然則祖宗之天下亦可謂盛治而無以加矣而中國之所患者遼人也夏人也夏小而悍遼大而驕大而驕者或汎遣命使傳道言語以示其嫚侮之意則天下恐然如有百萬之師申嚴警備旁及嶺海為之益金弊厚書辭水陸之產百物畢致以中其欲小者或狂僭自大竊擾邊鄙則大師貴

將相次陷没配民為兵多至百萬分遣大臣經畧中外朝野聚議謀畫屢請而卒之天下困弊一方空虛曾不足以奏一戰之捷然而朝廷之上羈縻慰撫不失其歡而天下之士相與慷慨憤激渺然長慮以為不可以久也故其大言者則欲脩改法度振起弊事使天下富强將士用命然後鞭笞而臣服之小言者則欲絶賂以閒之反間以亂之屢出以擾之委西北之地使之人自為守以持之而其所謂見遠察微之論者則皆以為異日天下之大禍存亡之所由分必出於二國而不可救嗟乎處至足已安之勢

而有慊然未厭之心深思極智以為國家憂未然之外其
意誠若此矣而況於二國之必然歟雖然法始變於 熙
寧成於 元豐雖中沮於 元祐而卒行於 紹述之後
凡
祖宗之舊廢革無餘則其大言者既盡行之矣前取蘭會
後取鄯善招拊族帳以剪西人之手足則其小者又畧試
之矣二國卒無患也而天祚昏虐反足以自亡其國而已
尚何足以為天下之憂哉則見遠察微之論習於目前而
終不之驗歟且夫當中國安富契丹抗衡之際天下豈復

知有女直也哉彼其崎嶇種落人卒不當一校而豈有窺窬二大國之意於數百年之前者乎蓋所以致　靖康之變者昔之五患有其四焉耳由此言之天下之勢在內而不在外也故其上莫若使勢在己而不在物其次莫若使勢在內而不在外忘內憂外以起內亂其爲計也末矣

治勢下

臣請言一令天下之勢昔者天下無事忘戰久矣女直起東北小國一日棄薦革挾勁騎直越燕趙躪齊魯遂至勾吳以觀南海中有大河江流孟門太行之險而不能爲之

限所過城邑無不開門近勞行畱自恣莫敢襲逐而奔走
之民所在聚為羣盜以自相標抄而已
天子方親御征伐之事博采謀議而羣臣從官亦皆戎服
肄習擊刺之術以拒敵又十有餘年而天下始益習兵革
有輕死犯難敢戰喜敵之氣誠使因而用之暫失之地不
難得也於是
天子厭武亟　詔罷兵修立文事於傷殘廢闕之時置學
官飲鄉射定經界建賓館懷徠夷翟以文太平既而連歲
屢豐州縣充實西北之避地者即其所至著籍為民而淮

楚徼亭㡽之警商賈往來道路無禁然後天下始復帖息以室家妻子為意邈然忘其南北之事父兄門户之趾矣夫習危者其動易習安者其變難不然則　紹興之末戎王以殘虐失衆當舉傾國之力聲揺江漢旣而不戰自斃狼顧北還無復行伍而清鄞亳宋之間豪傑響應執殺其吏處處屯結或號三十萬衆以請命於王師此豈非其可以按劍抵掌經營河洛上以厲節義下以執讎耻千載之一時者哉然而天下之意終以不振竊議轉語惟恐好使之不復通則習安難變乃其勢之必然歟臣觀今天下之

士惟其嗜利無行者乃或叩閽投匭妄論形勢更易風雲之陣疏繹孫吳之言請對便殿條畫邊要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及其寵異逾等尊用過望乃始徐托罪咎引身而去其大畧如此而忠厚難進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之重以為不可輒發顧令天下之勢其於長淮以南上下又安法令明具而德澤所被民心不搖無以異於

祖宗之勢然其於并兼進取則固已難矣

陛下英武神斷廓清宇內如其責成將率使各盡力執大

義以誅强讎則天下可以拱揖而定也而乃使之分治刑獄剌舉官吏或脫弁釋楯而為儒臣條用牧守列布內地而士之纖弱無勇者乃反教以弓矢合射於庭而其偃蹇於州縣者亦或許之自薦而優以右職何哉豈非欲以變今之勢而後用之歟臣之不肖蓋嘗籌之以為使今之天下自安而忘戰則不可使之自危而求戰盡變而能戰又大不可也何也蓋世有陳設珍器調諧絲竹而飲酒歌舞以為樂者而其外且有焚溺之患卒然之憂焉則其主人可以待之歟將使其客盡廢其歌舞飲酒而褰裳濡足以

救之歟則其勢不可以盡能而徒傷其樂且其往救也則其樂必不竟而奴婢之無賴者顧從而竊之矣然則亦付之其人而已使其外不失為捍患而內無以傷吾樂患去功成而飲酒歌舞者不知焉斯天下以為賢且智矣夫何以異此強其所未能廢其所已能其要在於天下之皆能也皆能而臣竊憂其患之有不可勝諱者矣昔者秦人之患在於不能兼六國也是以日夜激厲其民使之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當此之時秦人五尺之童子皆有疾視山東之意由今計之六國未兼天下未一非秦人之所

當患而長有其秦以及於天下者此秦人之所當講也若夫成王之於周太宗之於唐則不然翦商奄平淮夷驅逐虎豹犀象未嘗寧息取突厥滅高昌吐谷渾東西征討用兵不廢而其朝廷之內郡國之外制禮作樂鳴玉曳組誦其詩讀其書而考其文義之彬彬焉是故享成功之利而不受其害然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使之盡變也

賢良　進卷卷第一

賢良　進卷卷第二

國本上

國本者民歟重民力歟厚民生歟惜民財歟本於民而後為國歟昔之言國本者蓋若是矣臣之所謂本則有異焉臣之所謂本者本其所以為國之意而未及於民臣非以民為不足恃也以為古之人君非不知愛民而不能愛民者意有所失於内則政有所害於外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亦必有與亡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且其昔何為而

仁令何為而不仁使其後世之所以守天下者皆如其始之所以得天下則何為而失之嗚呼是豈不可以深思而極論乎夫植木於地者其華葉充榮者本也其根據盤互者本也此衆人之所知且夫根據盤互不徒本也自其封殖培養之始必得其所以生之意而後天地之氣能生之一日失其意則夫根據盤互者拜然顛蹶焦然枯槁而已矣地安能受之哉臣嘗論周人之得天下比三代最為長久此非數也后稷在唐虞之時已為稷官傳十四五世而未嘗有失其所以得國之意者然後文武受天眷命而天

下之諸侯挈商而歸周至於成康之後則漸已失之獨一
宣王脩舊起廢能復求文武之意遂稱中興及其後世東
遷而惠襄靈景之君甘名單劉之臣所以施於天下者悖
謬而非先王之意至於益衰而自分為東西則其憲章文
物莫有識者而塊然獨守其鼎然後其祖宗之意盡失而
不繼以至於亡然則其所以不仁者不能如祖宗之仁而
已若夫漢之高祖唐之太宗起於細微單人挺劍特起臂
指天下而四海之雄無不束手受事相與於草創之中拜
伏俛仰而為之臣建置宗廟而立其典法以垂後世此雖

不足以望周人積累之盛然而要其所以得之者必有合天之心順民之心而非偶然而自得之也故其後世若武帝明皇失其意則亂光武憲宗復得其意則興而元成穆敬沈溺宴安莫知其祖宗之所以致此者何也徒憑藉而有之則其業遂以衰敗而亡故臣以謂繼世而有天下其中材者固能守祖宗之意其賢聖者則增益祖宗之意其好謀而寡德者徒以變亂祖宗之意而昏童不肖者則又不知祖宗之意故其為興亡治亂皆可考而無疑噫有志之君長眺遠覽欲以跨越前代而不能深知祖宗所以得

天下之意施於今者忘其昔謀於新者非其舊動搖侵伐其為國之本而使之削薄而不悟此豈非其故臣遺老莫有以告之者歟其告而不之信歟春秋之時魏晉舒韓不信合諸侯以城成周而宋仲幾不受功指踐土之盟以為據當是時韓簡子與其佐士彌牟皆不能知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不肯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牟又怒其誣已而執辱之嗚呼踐土之盟晉文公之所以主諸侯也諸侯猶記其舊而晉之從政大夫曾莫識焉則其後世之失霸不亦宜乎蔡惟

宋有天下肇立基本不以智力為治不以甲兵為彊不以險要為固　功德茂盛　源流深遠

聖人繼作因時制事微有變更而其為國之大意常增益而不廢天下之人受其　陰利厚澤不知其所從來況於臣之淺陋何足究述謹擇其意之尤大與　國家相為終始者二事事為一篇具疏其說以獻竊以

天子之明聖誠已知之而猶言之則愛君之忠不為煩未察而先言之則告君之義不為過而臣之區區畢於此矣

國本中

其一曰禮臣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於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為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於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況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聚賢材於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鑾旗旐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縻放黥劓殺戮之人安得參於其間揚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於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

梏廢放黜劓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為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得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葅醢至於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於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於以鈇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太寶箴以為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殊死於朝堂而不以為恤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為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為非者然則當時以

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於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於輕殺人也哉自今玆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連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天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為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於

藝祖

太宗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

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一六年而後罷
太宗呂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
事發當時以為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
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
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
真宗
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
得已而後從者又為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
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

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於公卿

神宗嘗疑其臣之罷惰而不任職者常汰而不忍始益宮

觀之員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為定法其後章惇弄

權嘗欲興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

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

徽宗不聽　紹興初悞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

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予奪惟意而

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

其臣者無過於

祖宗之世而不使姦臣妄殺一士者亦無過於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强愎不遜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於父兄子弟之間者蓋不復有矣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為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國本下

其二曰恤刑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

者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為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為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 宋

也漢唐之時雖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送或數千里會逮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者凡此者　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死而茶鹽搉酤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出者犴獄所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

祖宗之世或漸輕之或盡除之而參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常用者此亦　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滋長其悍虐

視性命生死如旦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下大姓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死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篡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　今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吳楚輕剽蜀人多怨至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以柔之雖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　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為輕比三代則為重而後世之所以

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為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　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稅賦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為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為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仁於三代令既行之矣　今世之用

刑重於三代頗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然則
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輕於漢
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
厚雪寃之賞是故無智力之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
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而民不攜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
未嘗有匹夫橫行之變下人謀上之姦者能隆禮以御其
臣而卹刑以愛其民也故此二者　國家之大本無窮之
祚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為誠使天下之賢君不
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

禍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并嫉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為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民事上

古者民與君為一後世民與君為二古者君既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而其力常有餘後世不養不教專治民而其

力猶不足古者民以不足病其官後世官以不足病其民凡後世之治無不與古異故論古者事遠而不可行因今者冒行而不可安嗟乎其孰能任是者乎夫太息而言古義於今必不能改將安所用徒以為笑於執事者而已雖然不可不知也夫善論古者必始於田制徒田制而已何足言也古之為民無不出於君者豈直授之田而已哉其室廬器用服食百工之項雖非必其君交手以付之然既已為之設官置吏以教之通其有無補其不足其耕耘斂藏播藝之術必使之觀陰陽習四時而山澤之所有皆開

示而勸求之其牛馬六畜家之所藏必知其數其婚姻祠祀疾痛死喪必知其急其官自下士至於三公位之登降必因其民之衆寡其意以謂民皆不自能也故其治之之詳如此雖然其役民之多用民之繁取其稅賦以供上之用度而春秋蜡社以禮會民鄉射讀法比之於閭胥用之於軍旅役之於府史胥徒宮室道路之事凡此有後世之所無者其要以為養之者備則其役之不得不多治之者詳則其用之不得不煩君民上下皆出於一本而已後世養之者不備治之者不詳使民自能而不知恤其所以設

官置吏貴賤相承皆因民之自能者遂從而取之或有天患民病嘗一減租稅內出粟以示賑贍之意則以為施大恩德於天下君臣相顧動色稱賀書之史官以為盛美其君民上下判然出於二本反若外為之以臨其民者故比閭族黨聯會考察之法一切盡廢以其不足者病民以其不養不教者治民戮然為之而無所愧而民亦習於自能而無求於其上而徒以為上之治我也故俛然受之而不敢辭其乖戾反忤而治道卒無一成之効者不特一世為然也雖然自漢至唐猶有授田之制則其君猶有以屬民

也猶有受役之法則其民猶有以事君也蓋至於　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賣易而官反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而民又有於法不得占田者謂之户絶而没官其出以與民者謂之官自賣田其價與私買等或反貴之然而民樂私自買而不樂與官市以為官所以取之者衆而無名也是官無以屬民也受役之法壞而官以傭錢自募浮浪不事事之人官民之急不相知也其有求請而相關通者則視若敵國大抵　今世之民分而為三齊民一也軍旅二也役人三也而齊民之間又相分異不知其幾是其

民無以事君也君無以屬民民無以事君然則立州縣有官吏相事相使相君相長不異於古者徒有君民之勢爾世之俗吏見近忘遠將因令之故巧立名字並緣侵取求民無已變生養之仁為漁食之政上下相安不以為非嗚呼為古之民獨何幸而令使之至此也臣每見令之吏所謂勸農者未嘗不竊嘆也夫官有田而民不知種有地而民不知闢故使吏勸之令其有者厚價以買之無者半租以傭之是容有惰游者也故有求農而不得無得地而不農也官無遺地民無遺力而歲以二月長吏集僚屬至近

郊名父老而飲食之為之文以告之既告而去之若此者何也若其州縣荒閑良田沃土不耕不殖者　朝廷當為之立法以來農民而使之從事焉耳豈為區區之文告哉為民田者無所用勸為官田者徒勸而不從君民二本古今異治而曰我無求為唐虞三代噫唐虞三代其果不足為矣

民事中

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

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為民至於帆海絶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為秉義不妄擄獲亦拔壠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為户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户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為國之彊弱自古而然矣　今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為兵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為浮屠老子及為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

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户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彊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彊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為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也欲有内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為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

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鶩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力其懁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

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户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户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者十年之後將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 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税不得增徒相聚摶取攘竊以為

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荊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為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為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為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兎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限

而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生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末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民事下

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

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益兼并之術吏之强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媿其迂未敢有以告於　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為井而臣以為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　今天下之所能為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

師役民夫正彊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為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為者不强使也　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揔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片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絶然封建既絶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畞遂溝洫環田而為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為人力備盡望

之而可觀而得衆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為源鍾固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乎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衆流即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絶滅尚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亘墟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

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為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慢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効之亦咨嗟嘆惜以為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 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太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

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頼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羸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畧相當矣廼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茍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

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

天子與其羣臣當汲汲為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 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

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

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當　熙

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賣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

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固行之矣　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

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恠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

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

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歛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絶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財計中

天下以錢為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為貨而錢并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

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為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興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摸刻之易而不知其為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所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人之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

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之耶上無以為用邪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羡錢之術夫南出於夷北出於翟中又自毁於器用盗鑄者雖殺雜而能增之為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容也是誠可容也若夫羡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羡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産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内積於府庫外藏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

重於百物者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溢月鑠歲化此其朘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從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為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於此也賫行者有千倍之輕兊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

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弊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它弊至於皆廢誠以為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為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為奇畫者小人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計今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賣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　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以

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致富强米斗十錢以上爲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爲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曠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錢爲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瓠果蓏魚鼈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

祿較之於吾　宋其用錢之增為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　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而不足然則　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況於持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

財計下

使天下疑己不可以為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患則疑其避勢相軋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謀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為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之以為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捨利就害而不敢憚焉一節之疑足以傷其終身閾之近而天下皆以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為邪夫當天下之皆疑此不可以力勝而辨解也宜退而考其原 今天下有百萬之兵不耕不戰而仰食於官北有强大之敵

以未復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貴臣之員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為利也天下獨敢不疑其利之耶嗚呼數世之富人食指衆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欲為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

之官不可為也伯夷之廉必改為跖蹻之橫尾生之信必
習為狙公之欺而非跖蹻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然而
不敢以其情告於　上其告於　上者姑曰
陛下至仁法令明備羣臣奉行不謹而因以誅求於其中
故　朝廷雖惇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為然
耶臣敢言其情令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
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
交相為急也事勢使然豈其盡樂為桑宏羊楊可之所為
耶使天下之用誠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

餘則户部必不以困諸道每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真桑宏羊之流固且不暇而況其不為宏羊者耶所畏者　上每以所不足責其臣使羣臣以不足而後見其材然則若是者固教天下之為宏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不足為有餘此出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為平世而奈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羣臣以不足而後見其材歟豈不為有事者地歟天下方議更為貢賦之籍鈎考其會而悉書之使一縷以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强取於民

噫今州縣號為難治一縷以上既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

何取之若此者天下愈疑矣

賢良　進卷卷第二

賢良　進卷卷第三

官法上

課羣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致名有一不失是為尊主之經失實失名則其主輕以此為治雖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之政莫大於禮樂與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涖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為之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升黜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亦各自課於其屬法簡而令必

行故其可見之効不惟施之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是之謂實吾

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雖傑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為徒借其人之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養之儒館必任之金穀必居之諫諍審讞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為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衆職詳練世事雖不必真能盡知而皆習聞其大槩名為蘊藉溫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而　上亦護養愛惜不

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尚德而寡過則所蒞之官亦不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造居通選而無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

祖宗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尊安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而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實之本意歟後世號漢宣帝為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役役焉旦夕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

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為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烏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來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為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且彼任其所尚各自以為能器使羣臣而行其誅賞而豈悟其失哉臣不佞切言　今世之故以為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職者未有長久任事使見功實

効可以利天下也而　上輙以為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人
臣之得為此也非將曰吾求以實能是事也則亦偷惰苟
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為實也以為課之以
名耶則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樞近之臣有侍從講
讀之員有諫官御史之選爾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
某為某某為某借某人足以重某事如
祖宗之世者也則必其不知名者而已矣則必其名為具
位而無取者而已矣則必其敗名毀節而後得在此位而
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為名也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析痛

者之頹痿也十四五年矣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為　今天下之治則亦有意於為實矣而未知其所以為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課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為之耶俛然為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而已耳　上之所拔用所貴幸所驟取而厚託昔已退而今且進者皆可得而考矣況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誠所謂實者固且不出於今之實也而　上不察焉怒其不為實而不喜其為名又從而廢之是以廉退者不

在焉骨鯁者不在焉蘊籍温雅沈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舉不在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於丞相之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也則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　上不免於自用然則　今之世舉羣臣百官以為不足用而　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姦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貴乎人主者以天下皆為己用而己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尊而其國威失實與名則幾乎輕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不失乎

官法中

冗官之說曰古者民淳事簡天下不勞而治後世益薄事日以繁而天下難理故設官有多寡之異唐虞百官夏商倍之周倍夏商後世之官無數此其驗也雖然古事何必簡今事何必繁天下之時一也夫黃帝以前鴻荒簡畧者非謂其果無事也乃其已遠無所考見故不可得而知自黃帝至於堯舜當其時聖人在上天下衆務繁多而聖賢以身任之汲汲皇皇以及於老死而不敢倦所條理天下之事亟夫小民之私無不究者安在其必簡且淳耶後世

因上古之治而未嘗自為聽其廢壞缺絕而不知為修補之政禮樂教化維持之具疏漏脫略不足以望上世之萬一獨其文字期會為差多耳夫因書籍記載之久近多寡而遽以煩簡議古今可乎且其已有人民國家教法殺伐是不可一日無事而謂古事之獨簡也何哉豈非榮古而陋今乃論者之通患歟夫唐虞官百蓋特設其大者耳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比聯綱紀其上下者已悉備矣雖後世不能益也唯其屬官貳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增之夏商雖不可見而周之六官所以四倍

於唐虞者皆其屬也夫禹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臯陶九官十二牧之任豈其一人而僕僕焉自為之乎其勢非數百千人之屬共之不能給也夫以郡縣等諸侯以辟置視除授三者既相直矣而獨舉其大官則唐虞之數固不能特減於今世此易見也彼其天下萬國君臣官吏之衆乃當數倍於今世而論者不知其本徒欲執百官之數以尊唐虞病夏商陋秦漢豈不過歟夫冗官之患何始也推其所從始而得其受弊之原從其原而治之則其患息矣以兩漢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後為三公及九卿

尚書二千石之任其間自辟置者不暇計也而議郎郎中
博士諫大夫太中光祿謁者合數千百員皆與聞國家之
謀議約以　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郡守雖少於
今世然令長倍多而三老嗇夫游徼鄉亭有吏皆食於上
此則今之所無也舉選之路凡數十條其取人最博而上
書待詔時召見問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嘗以冗官為
患蓋其漸始於魏晉而蔓延於唐最甚於　今日唐自兵
興中外濫授隨時增損固宜其有冗也故方其闕而不補
也則一人之除吏至於八百及其多而不容也則一日之

汰去至於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無有也然則冗官之患安在夫計其大無以異於唐虞之簡舉其小不能如兩漢之多然而兩漢無冗官何也　今世之官誠冗矣不可諱已夫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為武者今不能為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宦官專之矣九卿三公所辟舉拔授曹掾皆忠廉修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為公輔者今吏胥專之矣流品既分趨舍異塗是以

其所選舉甚狹而天下之官猥多爭先於此而不能去乃其勢也而何怪乎且

天子與大臣將有所大正於此則捨其源而遏其流是無益也夫其事宏闊博大非倉卒所能定苟無決然改為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斷之是無益也臣嘗見　今世號左右司郎為宰掾者漢六百石掾令吏秩之輕之爾左右司郎至尊貴長史司直不能逮也乃以掾擬之緣名失實何其甚歟凡人習見前世稱謂故亦有以令之尚書郎為昔之郎者夫外更刺史郡守乃得入為郎其選至高而乃欲以

漢世郎吏為比乎然則明帝之所謂上應列宿不肯以畀館陶公主子者近今主事令史之屬耳周官宰士通於四海王人雖微在諸侯上而令也吏之可乎夫輕周漢之所重隔絶太半自為武臣而執銳執鉞以前後人主者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出於此而顧曰官冗當汰然則官誠冗矣

官法下

天下之患莫甚於縱救患之術不過於抑抑久必縱縱久復抑二者相與盛衰而天下不得治矣蓋世之所謂剛毅

無私能為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為賢人君子者不過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際多為艱難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為疵亦皆示其抑天下之意而無廣大樂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為恩而失之者必以為怨天下之亂常生於此而或者則以為天下患無其人以身任怨而倖賜過寵紛紜四出坐視而不能禦嗚呼豈其未之思乎豈以其術為無出於此者乎夫天下所以聽命於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我則無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

則沮天下之望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爭望失爭生而上之權益微蓋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貧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盡衣食之歟則力弗稱而無名使其拒而弗之衣食歟則柄失而勢衰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負或築或鋤則其力之弗任者雖饑且死不敢食矣噫使彼而皆任歟吾雖盡食之何傷不然則彼不以無功為羞而吾以吝食為媿矣昔之聖人未嘗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無有賢智愚不肖之分而皆求得於我高爵厚祿雖騃然庸人當之彼何所不顧而聖人亦不較也為

之立其等秩程其功能從而告之曰至於是者取而去之使其盡至是則雖盡與之可也彼自知其不能至則逡巡而退郤耳吾未嘗與一而棄一也奈何操利天下之權而示其抑天下之意且譽之所加人誰不趨怨之所集人誰不避而雖使人人避譽而任怨其於天下之治亂何益不然抑於此者必縱於彼矣縱於彼將復抑於此然則是將與天下相攻之不暇而安能使之靡然心服以為治哉夫以能抑天下為善治者非一世也非一人也其所以抑之者非一事也天下之不治皆此故也臣不敢盡言請以任

子一事明之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常設法以抑之曰寬其補授而嚴其出仕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其凡弟之子孫於是又有欲任其學而得之而不任其所任者有欲任之而不使任者有增其年者有削其數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議者蓋昔之言任子者何其紛紛也其思之得一說其革之得一令其說愈多其令愈煩然皆不過於抑之而已天下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來凡

幾變矣以一人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旋踵而繼者繼之矣夫不可以不與而猶示其抑之之意因以喪其喜樂閒暇之心雖 國家之所與本非以求恩德於天下然其舉動之際亦何獨若是之廹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士操筆書紙為腐熟無用之言以應有司之格若此者非以為賢也非以為材也而天下皆以為當得雖 上亦以為當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己不求於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為賢也非以為材也而天下皆以為不當得雖其 上亦以為不當得也 上之求人豈有

閭哉誠以堪其事耳賢者堪之能者堪之山林草莽之人公卿大夫之子孫何擇焉使其堪之也雖不嚴其出仕可也雖任其兄弟之子孫可也雖任其所任者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數可也不然限之以塗抑之以法而賢且能以堪吾事者不盡出於此是名有抑天下之患而實無得賢能之利也　上何賴焉故臣以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　上有皆欲與之之心任之者皆賢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當得而無所歸怨所與之人必少於舊而　上無立法更制之勞下無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則何待

而不為凡今之政若薦舉若取士若用人動為疑礙以抑天下使之拂鬱而不自遂幸其得而去之而尚何望其有功名長久之慮哉嗚呼臣又非特為薦舉之類也凡天下之治出於抑者皆過矣

士學上

儒者以迂濶見非於世所從來遠矣三代以前無迂濶之論蓋唐虞夏商之事雖不可復見而臣以詩書考之知其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濶大迂遠之意而非一人之所自能者是故天下亦莫得而名也及至

周衰諸侯務求近効以為先王之道回復而難至乃始旁徑捷出以便其目前而利欲富貴在於骨肉親戚之間者不憚為險詐之行以攘奪之先者既以此得後來日以益甚其四鄰國家卿士臣僕傷潰戲狹至於其身而不能止於是四鄰交侵内外並爭故時斥大之宇内背叛削小而卉衣被髮之人數犯中國之地當是之時孔子以匹夫之賤起而憂之其規營謀慮無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義無一時之利而為萬世之計衛靈公問陳對曰俎豆齊景公問政對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不可去則曰自古皆有

死其問荅議論凡皆若此無一可施用於當世者堯舜文武之遺文既不復試矣乃更區區修補其廢墜而又奔走天下之諸侯以庶幾行其必不見信之言當時之人莫能測其意相與共笑侮之甚者出力而困扼之欲致之死地雖其門人弟子亦有以為迂者其後孟軻當六國患秦之日又自相殘暴其君臣尤為卑陋計功於俘馘之內而問計於間諜之中然孟軻告之一則仁義二則仁義夫所謂仁義者齊梁之人莫能識而況於行之乎務以翼贊孔氏之意而操必不可從之說夫孔子孟軻所謂迂闊之最大

而後世所以有迂闊之論者自孔孟始也嗚呼天下自周之衰而極於亡秦之亂天地幾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為目前便利之計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自以為是而後來者無所則仰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乃得永存以至於今世而猶有望於無窮者此非孔孟迂濶之力歟噫後世之儒者徒得其書而讀之執其所為言以自信而已尚安能真知迂濶之意若董仲舒劉向揚雄韓愈之徒此其於孔氏之門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闊而駭之誠使孔孟復出親見其人與之

考論其政事而接聞其言語其不將有大駭者邪奈何徒尊其道而棄其人乎夫所謂迂闊者言利則必曰與民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而簿書獄訟不如禮樂臺省府寺不如學校其措於事誠若漫然而不足効者雖然疑其迂者自為行必疾議其闊者自為塗必隘左侵右偪將無地以自容而不知也是不能為迂闊而已　國家以文治二百年矣孔子孟軻之學無所不講儒雅高論之士無所不用六經之道庶幾其可以行之也其過於漢唐遠矣而迂闊之譏猶不絕於此

君以此誚其臣臣以此病其君上下相戾而治功不立何哉豈非狃於卑近而不能盡去歟抑其臣學為迂闊而實狹且陋歟將迂闊之臣不足以勝衆狹陋之臣而然歟故臣之所甚患者　上以迂闊誚其下而下亦苟諱其迂闊之名自貶而求容於世其小者學通世務則錢穀刑獄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紛亂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復行者勉强牽合以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敗事而臣以為必得真迂闊者而用之天下其庶幾乎

士學下

天下之物養之者必取之養其山者必材養其澤者必漁其養之者備則所其取者多其養之者久則其得之也精夫其所以養之者固其所以為取也古者將欲取士而用之則必先養之故族黨州鄉皆為之學在諸侯者達於國學在天子者達於太學其在諸侯之學者必達於天子之學性有仁義聖智之本行有中和孝友之實教有歌舞進退之容誦有詩書禮樂之文其為術也備而久故其取之也必得其儁異之甚者夫非必待之以卿相而養之既若此矣其後世衰不復取士而養之之術壞至於兩漢有急

士之心不暇於養而遽取之多為之科目以待其求者其所選拔有不暫而為卿相於是天下之士始去本忘實爭為其名以應之雖其所以得之者猶有所取之而視三代則已陋矣後世習見其事始以不養而取者為士之常故人材衰薄乃不足以庶幾於兩漢嗟夫豈三代之士獨賢哉然猶未至如　今之世既養而不取雖取而不養而其養之也常於其所不取其取之也常於其所不養事具而其法不舉兩異而莫適為用此亦執事大臣因循之故也今三歲　詔舉進士州以名聞者數千萬人禮部奏之而

天子親為之發策於庭去為州縣吏者數百人而與大政
當國論者取焉侍從人主之左右皆取焉諫諍彈擊者取
焉有不暫而遂至者焉然其在高等者天下多以其詞藝
為不當得而況於其人惷騃浮躁鄉里之無行者巍然躐
處於其上　朝廷既已取之雖知其不可而亦不敢較則
取而不養此天下之所共知而莫能革者也今州縣自嶺
海莫不有學宮室饁廩書籍器用無所不具來學者誦讀
之聲歲時不息州必有師而教之其禮甚優其職甚專而
又月第其進否時定其去留不知三代之學亦何以異此

然而無取士之法無考察之意學官與諸生汎汎焉不相知名無教無勸幸其歲滿則掉臂而去既去若素所不至者蓋一官司耳嗚呼四五十年矣則養而不取此亦方今之所未知也能勿為之計乎夫科舉之患極矣何者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衆而可用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雕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及甚於詞賦南方之

薄者工巧而先造少北之樸士屈意而願學衆說潰亂茫
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而知者曾
不察歟噫其過在於不養耳昔之養士誠難為也州縣無
學無師無餼廩器用其創之也勞今皆具矣加之以法度
則一日而定矣法度不立而學為無用凡今之士惟其稚
而未成貧而無食者乃肯入學惟其昏眊不材貪鄙而無
節行者乃皆聚於學其有罪而不受罰者乃求籍於學故
凡茂異秀傑之士以不至於學為高其有在者則必共指
以為無恥而皆以為謗故其養之常於其所不取而取之

常於其所不得養然則今之學校乃為棄材之地乎噫三代之王獨何以取天下之士而使之皆由於學哉夫折今之取士而入於學可也因今之學而後取士亦可也且三歲所官數百人而天下之士常有不遇之歎何者其一日而至者不足以厭服天下也忠信孝悌必修於家必聞於鄉材智賢能必見於事必推於友舉其茂異秀傑者畢至而務養其心以稍息其多言然後少變今之意而足以取之則先王之道庶乎可復矣夫禮義廉耻惟上所厲故士得以自重今天下囂囂然養之而不以道而　上不免有

嫚士厭儒之心譬猶父母不素教子一旦以其不肖而欲
盡棄其所愛不可之大者也

賢良　進卷卷第三

賢良進卷卷第四

兵權上

非詐不為兵蓋自孫武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非武之書不好焉用兵以詐古之聖智或不能免自管仲咎犯先軫其人已不純於義務為爭利必勝之術春秋之世日有侵伐之事國各講求其意以備之而秦楚横行於天下大抵無義兵矣然則非武之獨為詐也而謂之自武始何也曰管仲咎犯先軫致其君於霸強本出於兵然獨變先王之兵法而自為法耳蓋其意常先治國家惇禮信厚集人心

而親附諸侯至於決戰濟師而後益之以詐不專以詐自
名也故古之於兵也止言其法部曲行伍坐作進退繁簡
曲直紀律號令皆法也能盡此以為不可敗則敵至而智
見矣故法可傳而智不可傳至於孫武始棄法而言智其
著兵之情奇正分合豫應天下之變百出而不窮以詐自
名於世而曰兵徒詐而已矣蓋管仲咎犯之所畧用而未
詳陰取而諱稱者武盡載之而後世之好為詐者思欲出
武之外亦終不可得然則武眞譎詐之雄者也國之有兵
也能擇將而授之而它不與也夫武之兵書人主不得而

用之其將自用之可也闔閭之時連歲謀楚嘗一入其國都卒無一人之獲暴師不返而夫槩王先歸自立闔盧與越為仇故武著書亦言越人之不足畏然吳既去楚勾踐來伐敗于檇李闔盧以戰死武皆在其中夫差二十年之間卒亡其國不知武猶為用耶將廢而死耶將王孫雄之流皆受教於武耶計武著書及用事之時亂楚與越亡吳而侵壞中國然則武術之無救於國家亦可見矣然則雖為將亦不可用也而後世之兵悉祖其故智於其言有所不能通者皆深思遠慮出無端涯之見以求合之且前子

武者非無人言兵其法猶可考不必黃帝舜禹周官之司馬法也曰是純仁義者而非兵若管仲咎犯儻庶幾乎曰是猶有仁義也亦不足以為兵而為兵者必詐而後勝故無出於武之書噫其人心之不仁耶不然何其遺棄衆說而好之篤而敬之深耶韓信號善用兵自言其法出於武曹公無敵於天下猶師武術自為之傳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無出其上其所問對亦止於武之意而天下好奇之士奮筆墨以傳益武之說而為書者數十百家而號孫子為談兵之祖其氣焰興起於百世之下若將與

聖賢並稱者噫人心之不仁至此極耶豈數千年之獨不幸耶今之所患者以天下之大甲兵之强謀臣智士之衆而所嗜好訓學者不出於武自為一將之術耳然且講之而不得其要求之而不中其情而今世之良策真智因以廢放而不舉夫選天下之士教之於學試之於庭使之讀誦以為文義者乃無先於孫子彼固無所見於此也使有所見猶無益也而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授天下以不仁之心患之大者也臣嘗論之　今天下或不免於用大兵用大兵者以今之數敵有百戰百敗之道吾有一百戰百

勝之術夫百戰而百勝者不戰而可以勝也百戰而百敗
者未戰而先自屈者也殺人以求勝古人之所不免也不
待殺人而後勝　今日可見之効也然其法皆不載於武
之書今將因武之書以通之而後用今之兵爭則是捨百
戰百勝之術遺敵以其具而自為是勝負相搏不可必知
之形計之失者也臣非無見於此而強効世之迂闊者以
黜武也蓋其精者不得而言言其粗爭則與迂闊者何異
雖然臣請終言孫武之不可用夫戰國相吞無義無名而
志在必勝故武之術出於名義之所棄為此下策而其所

謀者行陣之淺畫地形曲折軍勢翕張特俄頃之智耳使將帥自為之猶或不廢而國論則何為焉今之談兵者紛然皆至於上臣不知其說也夫今之所為戰者戰敵乎戰吾國乎自淮以北豈非吾土地乎其來鬬者將非吾民乎抑盡敵乎然則流涕以對之猶不足而孫武之智尚忍言之嗚呼豈未有思及此者也

兵權下

言之實者無奇無奇則難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為尤奇人主慨然欲聞天下之言則奇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

之為最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為常是以
下未知兵而習為多殺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殺人
之心嗚呼孰能知其為天下之大禍耶平居無事常言兵
計某衆可襲某城可攻某地最利宜先取以制敵敵有上
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何道應之其將某為良可反間以
疑之可死士以刺之某兵可亂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
某處葭葦蔽虧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為奇道可用以出
敵不意或欲為辯士說下其腹心大臣或使內潰或使來
降或自請為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傑不費

糧糗甲兵自以義民殺敵古陣法兵法凡幾家今不可循
用宜悉損益何事刀槊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為擊伐之
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或言時不可失坐論
無益今當并進益取敵地以自為守因事觀變或言臣歲
月浸晚恨不及功名乞一死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
故術猶在今當何所用雖始若少緩終當有成其言邊亭
敵地風沙蒼莽雨雷凍饑戰士哭聲器械解弛使人憂悲
恐懼至論讎耻憤激瞋目按劍或廣大其意下城得地所
過牛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慰喜洋洋然

欲不計勝負存亡而為之其人或已在親要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疎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來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為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論議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答縱横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敢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真以為見於事也以為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謀國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

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利害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為奇言而言兵為尤奇者十年於此矣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能為實者今未有不轉而為奇者也雖然臣有憂於此而亦切以為賀焉何者天下之能為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

用者也朝對暮論耳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乎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澹然不與衆味俱耆味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廢者畏其不食則饑而死而衆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死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謂實言　今世或有以為兵端可畏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乎顧其用如何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不横歛不急征則兵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

畏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關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羞稱其術雖大啓舊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雖緣可也故凡　今世為用兵之奇言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為也而可乎孫武吳起穰苴孫臏巧於用兵令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管仲諸葛亮智於謀國令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之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外論一

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　今事著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得治四裔義也中國爲中國四裔爲四裔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四裔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爲況浮幸而得濟不可爲容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戎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

太宗能禽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四裔何策之可論又況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四裔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四裔也盡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止有玁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主地至狹又無利上危天詐謀奇計而夷翟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

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已化為夷翟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恠乎蓋自戰國並起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翟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四裔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强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擊取禽

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配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灌之為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為戎翟旨令主上之操天子兵貢臣下之體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為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耳若是者先王待四裔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郡此何足治而況本不計强弱者乎四裔常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悦首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四裔之意

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為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為常與之為一而天下之人孰於聞見不知其為中國四裔之異者此

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 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 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

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敢盟約也女直本小種

落契丹與國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為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援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直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為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州故地以為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四裔雖不義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四裔為不義是以不用信義荅之不知此其所以為中國者本不以四裔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　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四裔固無難

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鬬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及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遠人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和親則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四裔雖不與之為和而亦不與之為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

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為無名夫北敵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四裔畜而執事者過計借四裔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恥反懼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歡以自安可乎往者　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糜逐大臣誅殺名將盡黜異議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一旦敵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因又自言復讎為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前策建請罷督帥徹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復為和俄而敵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為盟誓必不可保然自

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臥在庭其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穽或不免徒手而搏之以必死為決猶愈於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穽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所操之具而聽敵之自為是獨何時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為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為不可而敢自言於　上者此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當敵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竊歎而不敢言者

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敵益
疎畧矣　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　上庶幾執事者
皆知之昔
祖宗之世也內治已足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為保全邊
民計耳是不憚自屈而力行之可也　今日存亡之憂不
得尚用往事為比使敵復如辛巳甲申匆擁大衆以求戰
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强而據吾大半之土壤已五六十
年矣如使復為天祚盛極將亡它人出而有之和而不可
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

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馴養契丹使不敢桀則兵可以至於不用　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遼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　上因不復為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十數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燃因謂之安以誚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為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故不必誼之智而後誚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猶未足畏也然雖絶使罷賂而臣以為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執事者猶未敢開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深淺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為正義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為自此

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三

羣臣雖不敢勸言兵事知

陛下意欲有所發久矣復仇之義四十年不舉過已在前矣一日之舉雖以嘗敵非百全必勝不可為也今一日而驟舉之與嘗敵而無異此羣臣所以不敢言也雖然不敢言何益豈若相與善謀乎七年之前始命使祈請於敵當時舉朝以為非計其後三年又議進書事敵嘗馳一介來請前年我復遣使敵亦未測吾意所在此三者皆足以開

隙於敵然而敵終不敢自隙以此策之敵未動也或者內有難不暇與吾角或者上下畏兵茍欲無事或者不肯先發坐觀吾變是皆不足為憂然陛下昨必為是何也豈非以為兵惡無名思所以致之乎吾用兵之名若雷霆久蟄藏而不震一日可用即用耳何憂無名而必為是乎臣以為過矣夫茍惡其無名則是未能知用兵之名直論彼我强弱之勢耳此其勝負未可知也吾有必勝之名又有必勝之實而患不為其所必勝者譬若尋常姑以力相搏而已此則可畏也臣聞古之善舉

事者必有先勝之形使吾之國人曉然自知其所必勝而敵不知若此者勝不然敵見吾之所長亦曉然自知其不可當不必外外亦損弱若此者亦勝內則吾國未知其必勝外則敵人不知我爲必勝若此者謂之危兵危兵難用噫今日之事豈止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將數萬人乃爲勝敵乎以此爲勝敵兵鬭禍結未有已也溫元謝安嘗再得中原而無救於晉之衰　今日之兵不五合六并使北方之勢皆在已雖盡取河南鼓行入　京師薦告　宗廟修奉　陵寢若東無齊西無秦北無趙魏三面猶爲敵守

臣尚不知所終而況止於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將為功乎往日之事是已聚數十萬兵於境上纔一破靈壁虹縣遽謂一月三捷既而偏師不利又自謂敗撓因以罷兵為和輕計寡謀不翅如兒戲而謂　今日之兵當復然乎豈以多殺人為用兵乎諸葛亮正用梁益故決取秦隴然猶使吳羊攻今天下中裂四方皆可用事臣不知其為計者果何如也雖然此猶非臣之所必知臣之所必知者陛下用事之勢夫用事之勢必使輕利而易為不使重困而難舉何者夫鷹隼乘風高入於雲漢視禽鳥所在而搏

取之駿馬日馳千里過都越國恍然若無所見此其以輕利捷疾故能勝物若夫爰居腹翮非不大也避風於魯東門而不能去駑牛載重行才十數里復遇天雨喘息躑躅而不能進此皆困重之勢也唐太宗取天下滅夷翟得輕利易為之勢故兵不難動動必有功兵休事已無復後患而天下卒以平治　今日之事實有困重難舉之勢前日賣茗飲者數百人為曹偶以抗官軍此不過弓手十將之事一兵官足以制其命矣而猖獗歲餘聲入閩嶺嘗罷斥兩帥選擇使者僅而獲之若此者其可以遇大敵乎使如

太宗彼此前後所向必應而無後憂其將能乎

祖宗以天下之大困於區區夏人之數州者蓋以上下牽制首尾領望内外異同困重而難舉也今其勢復然

陛下亦自知之矣雖然變困重難舉之意使有輕易爲之風者此其事不在兵不在將在

朝廷大政紀綱憲度之際而已噫是又未可以一二言也臣所謂先勝之形蓋在此矣

外論四

外可以攻内可以守亡國也外不可以攻内可以守僅存

之國也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不足以守而為固守之勢折強大以就弱小臣不知其說也何謂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今之淮南北是也使吾欲得志於敵非益進深入盡吾境而與之守立萬死百敗之地以示其不可過之鋒何足以庶幾於有成而況委棄垣墻視為荒閑無用之處而無經營分畫之要乃坐困內地助敵自攻中外抵掌但以復得故地為言是欲不出户庭而遥策門外之事者歟何謂不足以守而無固守之勢今之防江是也上流有武昌之兵下流有京口秣陵之兵皆重兵也淮無宿師故

恃三鎮為巨防夫以孤江與敵為對則三鎮不得不守今淮南北尚不憂其有失也何必預憂其有失而守江乎善守者守四夷今不及矣守其境可也不守其境而守其室兵甲不在邊而在堂不知　今日之所謂守者何名也匹夫小人求衣食於千里之外當樽俎匕筋之間而能有遠思今處門內之事非必智者而後能也如農夫之自耕其田耳所以耘耨耒耜之日熟矣然且輕重失宜緩急失中首尾顛錯而無據其於天下之大計臣固知其不及也悲夫昔孫氏以謀臣之多將士之勁且精平生百戰之勤欲

望淮南尺寸之地而不可得今包兩道而有之方千里十九郡使之塵沙莽然民物凋殘城戍衰弱雖建立官吏而人有搖心不能自保曾無長久自立之意徒欲內守江左以為百世不傾之基豈非與古人異謀哉雖然　上則亦知淮之可重矣其所以欲為而輕止者有二患一則為嘗與敵納無置大兵今且赫然增備益守敵必來爭或備守不足則未能為益而先有所喪一則以為既分要害畫守禦必當付之其人權有所在則或以成它日藩鎮跋扈之事而臣以為二患者皆非　今日之所當慮且雖使淮上

地如　今日未置大兵若有善吏守之敵卒以數萬衆來攻之不能克捨之不敢過也豈有增備益守而先憂其敗者乎夫守吾之要地所以致敵之必爭大事之機蓋見於必爭之日且敵能以虛言空約禁吾不敢守要地又得吾重賂不戰而勝孰甚於此善為國者擇人而已方欲有事安能盡使權不分如文欽諸葛誕固不可與若羊祜杜預亦可乎藥非烏喙無以療吾疾而烏喙之毒亦能殺人則善醫者制之而已以其毒而并廢其藥而吾之疾不可救矣夫今之所謂繁盛雄富者二浙七閩耳皆區區吳粵僻

陋不足較之地强弱成敗之所不在也畧淮而守江守江以安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臣常患今世之言國事者不見天下之勢而好為無益之謀蓋其形便曲折本非人主之所當盡知而徒以紛亂外則失委任將帥之意而內不能為　廟堂一定之策嗚呼自　隆興以來天下益多言矣

賢良　進卷卷第四終